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九

考

考以考究水利典實諸公所構字字竝有根

抵觀者當悉心體會

宋

○史失名京口河渠考

京口當南北之衝要控長江之下流國賦所貢  
軍需所供聘介所往來與夫商賈之舟輳江津

入漕渠甚便利也惟郡境高昂勢若鼎負石鼇負水不可以漕北洩于江南注于毘陵失時不疏淤澱日甚歲移月改流斷舟膠綱運相銜輕涉湍涌繇五瀉堰以濟風濤倏警惴惴焉覆溺是虞其或應辦聘使更屬冬涸堰渠挽水轉相添注勞費百倍嘉定癸酉采廷臣之議令漕臣至郡同守臣總領相度開濬利便以聞時史彌興中堅領郡事與運副吳鎧總領錢仲彪沿渠按視得其源委蓋渠自江口行九里而達于城之南門民居商肆夾渠而列渠岸狹不容咫畚土以貯于岸費省易集一雨濯之旋復填淤江干原有五閘通接潮汛樽節啓閉粵從渠塞積歲不開木圯石泐渠濬而閘啓閘啓而漕通是修閘不可以失時于是郡委壕寨官通行打量自京江至南水門共長一千八百六十九丈約總用濬渠修閘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工乃先

理寬僻之地計地面積土之廣狹以分濬渠節段之短長計積土背渠之遠近以約日役工數之多寡又慮農事將舉役民非宜官軍健捷器用利便宜委戎司庀其役規撫先定條列上聞都統制劉元鼎具畚鍤籍徒庸以俟命明年二月己亥報可截撥緡粟爲庸直需乃決渠水立表識程功作侵渠而撤居者賑之役兵大集舉鍤如雲守臣總領躬自勸勞都統制日按行伍察其惰媮越四月庚戌運渠底績闊至十餘丈深至丈餘閘之地蠹者選材石更葺之自是巨防屹立海潮登應則次第啓閉出納浮江之舟拍岸洪流暢無畱礙揚柁維楫舟人歡呼然後濬市河通橋梁興澳港建郵亭修緯路功緒一新禮部侍郎李塹及彌堅皆有記塹記稱曾孝蘊之功彌堅記云凡費錢二十四萬五十四緡米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沈括至和塘考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篠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篠中候乾則以水車畝去兩墻間舊水墻間六丈皆畱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王執禮曰至和塘旣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開濬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及成後郊亶所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

本朝

○韓邦憲廣通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

西有固城石曰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

本勝

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

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

云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克鳩茲

今蕪湖至于衡

山今鳥程哀公十五年楚子胥子期伐吳王桐汭

平今建蓋繇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

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

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

為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

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書地理志于丹

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

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書郡國志蕪

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為證蓋

皆指吳所開者為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

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

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  
得不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  
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  
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易洩民多墾湖爲田者  
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  
士單錡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  
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則  
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  
水學并其書薦于朝詳具東坡奏議中時用事  
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  
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  
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  
林湖爲非切務于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  
及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  
南歸錄尚謂繇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  
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

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尚通云元伯顏  
攻臨安三道竝進叅政阿刺罕攻破銀樹東壩  
至伍牙山敗宋兵實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  
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啓閉命曰廣通  
鎮設巡簡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  
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胭脂岡乃

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于江于是  
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崇山侯者李  
新濠人也初以建

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脊  
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  
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

文皇帝遷都于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  
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鍰議



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蘇常潦甚賦其田以文額計其數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楊賀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滄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處斬夫鄰充軍十二年張惠等

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未決成化四年普施奏阻之十二年牟都御史倬溧陽知縣靳璋又議

復常民張端又

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利于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諫以稅利乃令鎮江府通判齊濟舟督責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圯矣顧其時愬辭往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里甲傾

敗其半嘉靖初宮保李公充嗣奉

敕行詢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復壩河乃命應天府治  
中周某通判呂某勘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  
撫臺時程儀鳳再愬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  
年倭人寇商旅繇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者  
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

即古分水堰處

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  
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川金陵地

脉歷閩浙踰東壩至茅蔣勢本聯絡秦漢以前

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三湖東歸震澤

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墾湖田爲業宋時煙火最

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往往見磚石井階蓋舊

民居云自築壩以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

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

嘉靖戊戌覈田致虛懸米八千絲今而後田之

將圯爲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

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

鼈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紛欲掘壩  
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  
于華亭徐相國階會知縣方沂入

覲召諭重禁之余時在

京師韓子曰廣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  
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  
中江故道近內閣王鏊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  
爲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

之嗟乎以蘇常湖松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  
一高淳爲之壑其至于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  
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鍔之言行所  
以爲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爲壩上發明者  
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于虛糧也作廣通鎮壩  
考

○王同祖三江考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江

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然三江之說漢唐以來考究論辨互異或諸儒未嘗親歷其地沿訪其跡但據書傳所記附以臆說遂使聖經微旨舛而不明三江故道混而莫辨今按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三江入海則震澤之水不爲害而致定也三江蓋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必泛濫懷襄爲揚州大患故禹之治之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水繇三江入海故言震澤底定以明不爲害也孔安國釋經曰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蓋謂三江水入太湖故定爲震澤也及其釋嶠冢導漾至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釋岷山導江至東爲中江入于海則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矣遂以北江中江

南江爲三江其謂繇震澤而入海者與前註相背夫始言三江入震澤此則自度震澤下流終入于海故復言震澤又分三江而入海其失得較然矣虞氏志林曰江自彭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此卽孔氏之說也班固地里志云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南江卽今之松江在吳縣南吳江縣東中江在應天溧陽縣西北名九陽江亦名永陽江源出蕪湖大江東流入宜興縣界合荆溪以入震澤宜興古陽羨也北江在毘陵縣北毘陵卽今之武進亦謂與震澤傍近而其跡已不可攷與孔安國所謂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北江以入海道里遠近截然不同矣桑欽水經所著北江與班固同其叙南江乃謂自牛渚土桐水過安吉縣歷長瀆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也又孔

穎達書疏云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  
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按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  
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  
周禮不應舍名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  
之說其意殆將以大江東流入海者爲三江然  
考禹貢所謂幡冢岷山之江止有北中而無南  
止言彭蠡而不言震澤則與前三江旣入震澤  
底定之旨彼此不同不宜混而爲一況太史公  
曰禹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三江之水工力  
所平以定震澤記治之績也若大江則不惟不  
與震澤相通而天塹之廣朝宗之勢似非人力  
所能開鑿禹但疏其源導岷幡通沱潛以至九  
江三澁而已豈遂以爲于吳通渠之三江乎蘇  
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幡冢之江爲北江豫章  
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  
者旣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蔡

仲默曰若據此爲三江則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矣章俊卿考索如蘇說而又言江自彭蠡而上爲二自下口而上爲三下流過秣陵京口則合而爲一不復三矣又指言夏口之三江口爲三江夏口今江夏縣禹貢原屬荊州與揚州何所關涉與震澤相去二千餘里乃謂爲震澤所入之三江誤矣韋昭以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錢塘浦陽元不通震澤酈道元水經註復引其說而不復詳考宋淳熙中程大昌進禹貢山川道里圖辨論孔安國班固韋昭之說乃定爲三江圖以禹貢經文北江中江爲據遂指揚子大江爲三江其說曰北爲北江中爲中江南爲南江又云徐堅援鄭玄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知一江爲三也

夫揚子一大江也豈可分南北中而名爲三江  
禹作經垂訓恐不若此雖其引辨叙說精密然  
圖中止言三江不及震澤與經文戾矣咸淳中  
邊實修崑山志辨證三江口曰江宗于海謂之  
江口當于海求之今大海自西泮分南北繇轉  
料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繇徘徊頭而北  
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繇浮子門而上謂之錢  
塘江口雖無三江口之總名而三江口之蹟顯  
然況揚子江下流屬于浙錢塘吳淞江分隸蘇  
杭俱與震澤水勢相入以此爲三江自以爲有  
攷于韋昭然揚子江何嘗屬于浙而錢塘江又  
不通于湖其謂與震澤之水相入甚爲牽合蓋  
徒泥口之一字遂以海口三江爲據而不知禹  
貢三江原無口字也大抵諸儒皆不以震澤爲  
主蔓引曲說間有知震澤爲主者又好奇立異  
紛紛不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



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極有據但東南止云至白蜆湖而不知所止似欠明白而又止言婁江入海似二江皆不通海者然詳其意蓋謂太湖東導爲松江至三江口則一分爲東江一分爲婁江其下流復合爲一江而入海若導河播九河合爲一河入海導江分九江亦合爲一江入海也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與正義說頗合而尤分明但正義止言婁江入海其二江皆不言入海今旣稱東南入海爲東江又云東北入海爲婁江則婁江入海之處別是一江而與東江不相入矣未長文吳郡續

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卽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爲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三江之跡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吳淞江自吳縣西南邈迤而來過崑山東南入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初未與劉家河相通雖其支流一從崑山之東新洋江自北而東入太倉塘經州南城東入劉家河一從夏駕浦自北而東繇小瓦浦入劉家河其他小港亦有通者乃特支流而非江之故道豈遂指劉家河爲婁江哉自宋以前未嘗以劉家港爲婁江朱長文始言之而又指崑山塘爲婁江恐未必然按今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白蜆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鐸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繇華亭青龍入海者

是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  
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  
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  
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  
一名勦娘港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  
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  
繇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  
已塞單錡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繇華亭青龍江  
入海是也然自太湖東下皆稱吳淞江昔人以  
吳多水患故去水稱松江夫東南水惟于三江  
是賴而震澤不泛濫爲害者實以三江入海無  
壅塞也雖古今殊異陵谷變遷江湖故道未免  
通塞更改然所經之途與東流之勢則固劃然  
可考何至如黃河遷徙南北易地懸絕之甚乎  
○王同祖三吳水利考

吳地古稱澤國襟江帶湖延控大海萬水所湊



原件短缺

觸地成川是故吳于天下郡國最爲卑下古今  
治水者莫先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旣入  
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  
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東南州郡皆古吳地揚  
州域也而三江五湖皆在今蘇州境故蘇州于  
吳地又最爲卑下古今治水者莫先焉太湖爲  
東南巨浸周五百餘里在蘇州西南境五十里  
連蘇湖常三州之地可謂大矣東達于三江以  
入海三江通則太湖之水不爲害太湖之水不  
爲害則蘇常湖三州皆安而蘇州尤被其利三  
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汜濫爲災常湖之境未爲  
患而蘇已先受其害矣何也蓋常湖據其上流  
地常高于湖而蘇州則居下流稍有壅闕境內  
皆成巨浸矣故治水東南蘇州爲急蘇州屬邑  
有七而吳江居其東南下流爲淞江入海之發  
源崑山居其東北爲淞江入海之要道稍有壅

闕二縣之境皆成巨浸矣故治水于蘇二縣爲  
急然吳江之地左江右湖極爲低窪是當水之  
都會也崑山之地引江達海扼阻諸邑是當水  
之關鍵也故治水于二縣其先後同而崑山爲  
尤急也太倉嘉定則濱海高原十居八九憂旱  
而不憂潦宜蓄而不宜洩其治水之法亦有相  
因而不爲背者郊亶所謂辨高下之原求蓄洩  
之跡者此也然東南之地雖間有高原而終爲  
澤國江海所歸之水未嘗乏絕故自古及今皆  
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以旱不能爲大患也吳  
縣處郡之西偏南屬震澤旁皆山田高視太倉  
嘉定而長洲常熟之地與崑山吳江連界者則  
視崑山吳江其西北與常州之江陰連界東南  
與太倉連界者亦視太倉江陰宋趙霖所謂平  
江之田雖下于諸縣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  
謂之塌身塌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

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沿海環江開治浦港不可不先者也大率諸縣地勢有高有卑治水之法有同有異豈可一槩取必乎竊嘗考之古今治水之蹟矣吳地自大禹通渠三江五湖之後歷夏殷周二千餘年未有能繼大禹之績者故治水之法不見于經傳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闢爲深溝通于齊魯之間卽今運河南自嘉興繇石塘北流經郡城北遶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縣界續圖經所謂邗溝者此也是亦不過疏之以通征伐耳未聞其爲民利計也漢初爲藩封之地史稱吳王濞卽山鑄錢擅山海之利富埒天子而亦不聞其以水利耕植也孝武時太史司馬遷北登姑蘇望五湖遊覽形勝思禹之功其意深矣三國吳孫權據有江東遂以富强以逮魏晉之際皆爲股肱郡縣然亦未聞治水興利之事或紀載之闕未

可知也至劉宋元嘉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  
松江滬瀆不通欲從武康紵溪直出海口穿渠  
浚功竟不立梁大通中吳郡水災詔遣前交州  
刺史王奕假節發中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漕  
大瀆以瀉浙江信義郡卽蘇州也時崑山爲信  
義縣水利之說于是興矣唐貞元元和間于頔  
王仲舒刺蘇州皆有興修之舉而唯有宋爲詳  
且備王荆公議廢都水監不便謂議者曰舉天  
下之役其半在于河渠堤埽此可見矣天禧間  
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郡守經度于崑山常熟  
疏五湖導太湖入海復歲租六十萬斛乾興五  
年詔蘇湖秀州積水害稼發鄰郡兵疏導以決  
其壅天聖初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  
湮塞廢民耕田詔轉運使徐奭等董其事敕遣  
內供奉官張永和相度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  
石堤九十里起橋四十餘所濬積潦自吳江東



赴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議疏導諸邑之水上書宰臣具言水利寶元元年葉清臣爲兩浙轉運副使以竝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世爲民患遂請鑿盤龍漚及滬瀆入海民賴其利自是以後慶曆中常熟開金涇鶴瀆二浦漑田千頃吳江修荻塘以通湖州至和中崑山開塘七十里名至和塘嘉祐中開崑山顧浦開松江白鶴漚如盤龍漚之法皆爲民利熙寧三年郝亶言蘇州水利首論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事至爲詳悉事幾行而罷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餘里水道大通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利害其有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興

修未及一二而罷隆興間李結獻治田三議一  
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其他開治淤塞歷  
淳熙嘉定紹定之間皆爲民利至胡元大德八  
年開吳淞江任仁發有水利議答泰定至正年  
間屢濬江海然比于有宋則爲甚略矣潘應武  
言決放湖水吳執中言順導水勢周文英言三  
吳水利皆有經畫未知當時施行若何也

本朝洪武九年開濬白茆至和塘及諸涇港永樂二  
年

命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疏治蘇松水患自後巡  
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巡撫都御史崔公恭皆濬  
治吳淞江以興水利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浙江  
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十年都御史畢公亨知府  
丘霽復修崔公之功至弘治間連被大水

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疏江湖涇浦而水有所歸九年  
工部主事姚文灝開七鴉浦築沙湖堤且疏言

六事皆中機宜告諭數條悉明利害其所編築  
圩歌至今鄉村之民家傳人誦焉十一年工部  
郎中傅潮奉

救理吳中水利濬治崑山十河十五年郎中臧麟繼  
之皆有成績正德四五年蘇松大水爲災民不  
粒食時都御史俞諫奉

救治水踰年而工息復差工部郎中朱袞治水吳中  
竝爲民利今

上御極憫東南數被水患恐重傷財賦之地乃

命巡撫工部尚書李公克嗣興修水利時官屬若郎  
中林文沛員外郎顏如環實分理其任顏治吳

淞江林治白茆未幾顏以憂去林遂併治二水  
時李公建行臺於太倉總督於上而林則周行

諸邑躬親相度導白茆濬吳淞江疏太湖於夏  
駕浦口置閘以障渾潮其他堤堰陂塘之修築  
者甚衆一時措置周悉號令嚴明厥工告成利

被吳下迄今十餘年沿江濱海其要害通泄之所所宜及時興修以防未然正有賴於今日也  
○王同祖太湖考

太湖在蘇州西南境三十餘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國語史記謂之五湖左傳謂之笠澤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周官旣云其澤藪曰具區又云其浸五湖似五湖別有所在然范蠡乘舟入五湖司馬遷登姑蘇望五湖實又指此且揚州之境水大者無過於太湖其爲具區甚明而歷考傳記所載五湖卽是太湖非別有五湖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曰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東連嘉興韭溪水通五道謂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

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  
梅梁湖金鼎湖爲五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滬  
湖并太湖爲五郭璞江賦以具區洮滬彭蠡青  
草洞庭爲五初學記云或說以射湖貢湖上湖  
長塘湖滬湖爲五按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  
澤國語吳越戰於五湖可見五湖之爲一湖甚  
明也然今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在莫釐之  
東周三十餘里曰莫湖在莫釐之西北周五十  
餘里曰游湖在長山之東周五十餘里曰貢湖  
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胥湖在西山之  
西南周六十里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  
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  
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總曰太湖  
越絕書稱其大週三萬六千頃連蘇常湖三州  
之地湖中有七十二山其大者曰東西二洞庭  
馬蹟次之山居人甚多間巷井舍鱗次蟻聚無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七  
考  
慮數千家而仙宮梵宇分布上下茂林平野彌望百里可謂大矣然考之太湖上流其西北自建康等處入溧陽邈迤至長塘河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自宣歙池州武林天目富陽下湖之安吉武康烏程長興合苕霅山溪諸水以入數郡之水潴滙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東達于三江以入海東南積水之區蓋莫有大于此者其底定也則灌溉民田爲三吳美利汎濫也則浸淫數郡而民被其大害是以古人之治之也疏其源使水有所入導其流使水有所歸皆爲民興利除害而已故觀其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于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苧于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滬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洩長塘湖之水以入滬湖洩滬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白

鶴溪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于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衆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爲百派謂之百瀆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者也又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漙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自七十二漙通經遞脉以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道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太湖東出吳江縣之長橋爲吳淞江繇吳淞江東流以入大海此震澤洩水之大道也然洩水之處各有區域蓋不止于吳淞江而已曰鮎魚口曰胥口曰白洋灣曰管瀆曰小溪港曰瓜涇曰夾浦曰張家河曰北車橋曰漾湖溪曰上瀆港曰陸家浜曰虎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六  
山橋曰石家浜曰南宮曰蒯家涇曰九曲江曰  
後塘橋曰梅梁溪曰龍塘河曰迎城山曰菱湖  
港曰太平橋曰澤塘浜曰灌瀆浜曰和尚浜曰  
長洛浜曰王家漾曰山涇港曰渡水港曰黃瀆  
港曰後保河其他支流尚多不可殫記皆所以  
洩太湖之水以東入于三江諸浦而歸大海者  
也然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宜溧以上西北之  
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  
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于吳淞江歸大  
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  
然地形有高下時勢有古今水道有通塞而所  
以治之之法則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徐獻忠沿湖港漚考

太湖舊有沿湖隄防而洩以諸漚漚有斗門制  
以巨石甚固門各以牐版旱則閉之以防漚水  
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官



吳中水利全書  
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湮廢頗爲郡中之害東  
坡水利奏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  
芟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  
利矣自今觀之吳江芟葦屯結成田長橋諸洞  
門悉皆湮塞比來十水九滄民力尤困吳江之  
患卒未能除而沿湖諸漚不可不加之意也

按大錢小梅二港總苕霅西南衆水以入于  
湖港之最大者也大錢以東皆縱橫港注  
入諸港直至吳江界

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婆港及宣家楊瀆  
泥橋寺橋計家等港先素流通止因其舊  
而修之也

陽漚沈漚羅漚大漚新涇漚潘漚諸漚謝漚  
和尚漚張港漚幻湖漚西金漚東金漚趙  
港許漚楊漚義高漚陳漚薄漚五浦漚蔣  
漚錢漚新涌漚石橋漚湯漚盛漚宋漚喬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九  
淩湖淩已上名淩者因民建議以便水利者也

已上三十八港淩俱屬烏程按修湖淩記云  
湖淩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  
程惟計家港近溪而闊獨不置閘紹興二  
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淩名曰  
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  
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又皆冠以常  
字今久廢不牖成化十年添設治農通判  
李智漸皆修治民多賴之

○曹胤儒海塘考

竊聞海塘之制本爲捍禦鹹潮以便耕稼自春  
秋時范蠡築圩田之後疑卽有之唐開元初乃  
名之曰捍塘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伯五  
十里宋乾道中元至正初皆修焉起嘉定之老  
鸛嘴以南抵海寧之澉浦以西高于城垣內外

皆有塘溝相夾自設此塘之後而松嘉杭無入海水口禹貢之東江遂湮無考矣

國初信國公湯和經略海防倚以爲重至成化中頽廢巡撫畢亨益增其舊及裏護塘兵農兩濟夫松以海塘防鹹潮而蘇之渾潮淤淀爲害不小若沿海設塘而于港汊之口置減水閘以司啓閉則潮沙所塞不過港口數里易于挑濬更藉土著之民沿塘以居寬其他役計免田稅卽作兵餉俾之守塘則不獨險要可固而水利無窮矣

○王圻開濬吳淞江考略

松江在上海縣北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蓋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者北爲婁江中爲松江南爲東江而松江又名松陵江其源出于震澤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東合大盈浦又

東合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將入海處別名滬瀆江東西凡二百六十里此東南水利之最著者向與婁江東江並爲湖流入海之要道自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沿海港口盡爲堵截而東江湮沒無攷矣東江旣塞婁江界在北境惟此松江一綫關係蘇松二郡民生

國計故歷代治蹟獨詳于松江宋寶元元年兩浙都轉運副使葉清臣開盤龍滙以入江慶曆元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以入江嘉祐六年轉運使李復圭開白鶴滙以入江元祐三年當平使者調蘇湖秀之人濬青龍江以入江紹聖中轉運副使毛漸開大盈諸浦以入江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凡七十四里上海合嘉

定二縣供役大觀元年十一月從中書舍人許  
光凝奏檢較松江古蹟大加疏導三年兩浙監  
司奏請開淘松江復置十二牋宣和元年兩浙  
提舉常平趙霖又開白鶴滙以入江紹興四年  
鹽官丞王珏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濬溉田  
十五年通判曹泳開顧會浦又濬鹽鐵塘更名  
下沙浦以入江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誥開通  
波大港卽顧會浦以入江前進士胡恪隨司門  
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修三江積水元至元三  
十年值霖潦知水人潘應武與吳伋張桂榮等  
承浙東僉院宣慰之命相視合修河渠卽湖田  
開新港三闊約三十餘丈  
大漕港北新  
河卽新港及濬趙  
屯大盈二浦以入江大德八年任仁發言開吳  
淞江自上海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浜迤邐入海  
長三十六里深一十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一  
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有奇復

置牖竇啓閉十年開趙屯大盈樊浦白鶴盤龍  
舊江計長三十七里其中樊浦爲首下接新涇  
舊江闊二十丈其餘不等又於廟涇以西盤龍  
以東開挑水口五處新涇南北置二木牖泰定  
元年前都水監任仁發董開吳淞舊江二道烏  
泥大盈二河其法以戶有納苗田一頃五十畝  
差夫一名計四萬有奇每名實支糧三升中統  
鈔一兩三年任仁發等于上海縣之潘家浜烏  
泥涇二處各置二石牖以遏渾潮使牖內清水  
衝渲江道深闊後至元間又謂牖置乖宜旱靈  
交病繇是復開元堰直河至正元年撈漉吳淞  
江南北岸下泥沙疏濬各河十數用夫一十九  
萬八伯四十給糧四千七伯四十七石鈔三千  
一伯六十四錠各有奇夫自宋至元開濬松江  
無慮數十次竝未聞有以風水之說阻撓者蓋  
亦計利害之大而不恤其小也逮及

國朝永樂二年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蘇松掣崑山嘉定諸塘浦引吳淞江水入劉家河于上海濬范家浜接黃浦達海正統六年巡撫工部侍郎周忱修吳淞江略用邑人杜宗極議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沙塗成田計畝收稅以補坍陷天順四年巡撫都御史崔恭濬大盈浦以入吳淞江又鑿江自崑山夏駕浦至嘉定莊家涇出舊江一萬三千

七伯丈

永樂初引松江北入劉家河江之東段不曾施工

又浚蒲漚等

塘及曹家溝呼都臺浦成化七年海水溢八年設憲臣于浙江按察司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僉事吳瑄議修華亭上海海塘華亭南自海鹽上海北抵嘉定各數十萬丈餘弘治初僉事伍性濬吳淞江中段及顧會趙屯都臺諸浦七年工部侍郎徐貫奉

命治水東南濬吳淞江自帆歸浦至分莊計七十餘

里府通判郝希賢承檄董工是年知縣董鑰築  
西鄉田圍十二年府通判原應宿濬崧塘肇嘉  
洪嘉靖元年巡撫都御史李克嗣奉

命用崑山嘉定華亭上海四縣民力相繼開吳淞江  
上海分地初自崑山縣界東至白鶴江後自嘉  
定縣界東至吳塘總四千餘丈役夫二萬三千  
有餘給散銀米八千餘兩石犒勞旬至焉知縣  
鄭洛書調度主簿黃明董工先是開常熟白茆

河役上海九千餘夫糜三千餘米繼以吳淞兩  
年而三興大工嗣後撫臣屢議開濬雖經具

題止因工費浩大無從措辦輒復停止至隆慶四  
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奮然獨任借支軍餉及各  
處發追稻穀贓罰導河夫無礙等銀委本府同  
知黃成樂蘇州府推官龍宗武上海縣知縣張  
嶺尅期開濬查勘舊蹟共計長一萬一千五百  
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議半開河面一十五丈



除嘉定應濬外上海實開長六千五百三十一丈八尺餘面闊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餘共計用工食銀五萬餘兩不兩月而工告成是歲大饑民多思盜自河工興而畚鍤雲集盜因以息自此三十餘年江流通利旱潦有資百姓至今尸祝之後以吳中水災異常

奏請特設水利道副使許應達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其工亦首濬吳淞而次及諸水工竟無成而應達亦以劾去十萬帑銀付之東流惜哉夫自永樂以及萬曆開濬松江不下八九次而亦未聞有以風水之說阻撓者沿至今日黃渡以西宋家橋以東尚皆通流如故而中段七十餘里卒成平陸此江旣塞則五大浦及田間水道日就淺淤設遇旬日之雨一望瀰漫無從瀉出幸而晴霽數日則又車戽無資田疇龜坼禾

苗立見枯槁有司奉檄追徵痛恨逋負而不知  
逋負之繇皆原于此此監司但知東南凋弊而不  
知凋弊之繇皆原于此此江之開濬何可一日  
不講哉然開河之難難于工費工費所需不出  
于官則出于民而今公帑空虚閭閻匱乏官民  
皆莫可搜括也惟原編導河夫銀及原擬提編  
免役一節上下咸稱便利蓋提編者卽以各州  
縣新編五遞年解運推收里老塘長各差量其  
輕重徵銀免役以佐河工而各差之缺卽以次  
年原編人數接充往歲上海修城事曾經提編  
一次便可得銀五六千若以蘇松二郡通算便  
卽得七萬餘金舍此二項之外倘不足用更有  
各府州縣濟農備賑銀穀當此水災民困之日  
正當發廩拯救一以活饑民一以佐河工較之  
往歲請捐

內帑請帑贖其難易爲何如也且提編之舉其

便又有二近來僉報各役俱係宦家富戶樂于輸銀而苦于應役數萬餘金不煩筆楚頃刻可完其便一徵銀在官僱募饑民開濬計工給發方今水災之後冬間待賑必多卽此以寓救荒之意又省塘長起夫需索之擾其便二有此二便而工費浩鉅何足慮哉夫工費既有成說而復有倡議阻撓之者則皆侵占官河豪民捏造浮詞以鼓惑縉紳此必明哲所洞照者○又按導河夫銀係派入條編見徵之數提編事例乃上海許知縣建議有卷試一吊查卽可舉事似亦不必題

請

新勘應濬號段淺深丈尺

應用工食銀兩附

東自上海城北閘港口二壩地方起至西蘆浦止長二千五百二十丈淤澱頗高應開深一丈二尺若照隆慶年間面闊十六丈

底闊八丈每丈土方折算一十四方四尺  
共方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方

東自蘆浦起至西上澳塘止長一千一百七  
十八丈潮沙淤澱已成平地應開深一丈  
三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五方六尺共方  
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方八尺

東自上澳塘起至新涇口長六百五十三丈  
淤澱亦高已同平陸應開深一丈三尺每  
丈折算土方一十五方六尺共方一萬一  
百八十六方八尺

已上三段共長四千三百五十一丈共  
折方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方六尺每  
方工食銀四錢六分共該用銀二萬九  
千八百三十一兩七錢三分六釐

東自新涇口迤西至孫基港口長一千二百  
三十丈尚有河影應開深一丈二尺每丈

折算土方一十四方四尺共土方一萬七千七伯一十二方

東自孫基港口迤西至莊家涇口長一千三百五十一丈五尺尚可通流開深一丈一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三方二尺共土方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九方二尺

東自莊家涇口迤西至盤龍塘口長四伯二十五丈應開深一丈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二方共土方五千一百方

東自盤龍塘口迤西至高家浜口長四伯八十八丈應開深一丈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二方共土方五千八百五十六方

東自高家浜口迤西至紀王廟嚴儻浦口長四伯丈應開深九尺每丈折算土方十方八尺共方四千三百二十方

東自嚴儻浦口迤西至青浦界宋家舊港長

五伯十二丈自此潮沙稍緩淤墊稍低尚  
可通舟來往應開深八尺每丈折算土方  
九方六尺共土方四千九百一十五方二  
尺

東自宋家舊港迤西至洛劍浦南赤雁浦長  
一千一百丈此段尚可行舟亦應開深七  
尺每丈折算土方八方四尺共方九千二  
伯四十方

已上七段共長五千五百零六丈五尺  
共折方六萬四千九百八十三方每方  
工食四錢六分算該用銀二萬九千八  
伯九十二兩一錢八分

通共十段共計算工食銀五萬九千七  
伯二十三兩九錢一分六釐

另外又議築宋家橋口大閘及各段堰水壩  
閘并官吏役人供給飯食共約計八千有

奇

已上通共開濬工食并開堰供給等項  
共該用銀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三兩九  
錢一分六釐

附  
開吳淞江駁議

按吳淞一江自神禹鑿山導水以來未有上海  
卽有此江而吳淞文獻未始不與天下爭衡暨  
元末立縣此江水面尚闊數里波濤洶湧十倍  
于今而本縣甲科猶然繩繩不絕奈何邇來談  
堪輿者遂以此江之通塞係文運之興衰而縉  
紳賢者乃皆嘖有煩言是何其深信曲說而不  
達

國體也夫吳淞一江係四郡十二州縣生靈之命  
脉

朝廷數百萬賦糧之根本止因科第一郡而坐令  
公私俱困又豈仁人智士所忍言耶況今之建

議者欲于上海縣北宋家港口築一壩閘以遏  
潮沙則吳淞水勢不致東流直瀉出海似又與  
堪輿家說了無妨礙宜不當懲羹而吹虀矣姑  
記此以就正于憂  
國憂民之君子

計查歷年開濬吳淞江後科第

一弘治初年僉事伍性開吳淞江一次次年  
庚戌錢福中會元狀元至六年壬子顧清  
中解元官至尚書癸丑李希賢中會魁乙  
卯王景中解元唐錦中鄉魁十四年辛酉  
陸深中解元官至侍郎

一嘉靖元年巡撫侍郎李充嗣開吳淞江二  
年癸未徐階中探花官至大學士同年潘  
恩官至尚書至十三年甲午莫如忠中鄉  
魁官至布政至十九年庚子林樹聲中鄉  
魁會元官至尚書壽及百歲



一隆慶四年海忠介公開吳淞江次年辛未  
郡中同榜六人五躋三品許樂善現任通  
政使癸酉丙子方應選陳所蘊掄魁俱爲  
文宗

一萬曆十六年許副使應達開吳淞江十七  
年己丑董其昌中會魁傳臚入翰林二十  
五年丁酉呂克孝中應天解元徐光啓中  
順天解元二十九年辛丑張以誠中狀元

已上皆百年內事典籍可據可驗吳淞  
之開竝無妨于科目且堪輿家有言百  
步之外風水卽無干涉況此江遠在百  
里外耶或又言吳淞一開黃浦必塞第  
未知宋元迄今吳淞疏濬不下二十餘  
次黃浦曾有湮塞時否此又可以理察  
設若果有妨礙何先輩名公纂修松江  
華亭上海志乘水利款中全無一言及

此而惓惓以開濬吳淞爲首務則今日之倡異者殆或未之考耳

王煥如曰王少叅濬吳淞議酌羣見辟邪說真救時之碩畫也止提編一節在嘉定上海或可行之今時勢不知何如矣若蘇屬他州縣方苦編徭不足一開此例重困生民萬萬不可

○王圻中江考

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海韋昭云三江爲吳郡東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志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而中江湮沒無考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爲捍海塘堵絕不通耳一統志云中江在溧陽縣西北卽禹貢之三江也今名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

○王圻婁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北下三伯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吳記曰東北入海爲婁江蘇志云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曰婁江歷崑山太倉東至天妃宮出海元至元二十四年朱清浚開婁門至海口

○王圻東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海曰上江亦曰東江吳地記曰東南入海爲東江蘇志云自大姚分支過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黃浦繇黃浦經嘉定縣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松江者爲東江按大姚在長洲縣二十六七都酈道元水經註云漢書地理志曰秦于故越地武原鄉置海鹽縣後沒爲柘湖徙治武原又淪爲當湖南有秦望山谷水于縣出爲澱浦以通巨海疑此卽東江也後因築捍海塘遂

湮沒無考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  
爲次溪自吳東南出爲谷水谷水經由拳縣故  
城下又東南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  
卽海鹽縣故城後沒爲柘湖縣南有秦望山谷  
水于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此說與水經稍同  
但未審此果東江否也水經云又東至餘姚縣  
東入于海注云諸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真浦  
陽江同會歸海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茗水出于其中北流至具區浮餘五里便是句  
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據此則太湖水從浙湖  
出海似亦有據因書備考宋元嘉二十二年揚  
州刺史王濬欲開武康苧溪洩湖水以入海不  
果據此則太湖水出錢塘似亦與水經相合據  
松志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  
塲新塲舊有海口論者或指此爲東江

○王圻三江口考

繇湖入海之道最大者曰三江卽松江婁江東江也其分水處曰三江口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與正義不同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卽古笠澤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海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王圻溧陽五堰考

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繇分水銀林等堰入伍子胥伐楚從運河以入大江自五堰廢後宣歙池陽九江諸水不入蕪湖反皆東注震澤故今之談水利者以修復五堰爲首務

○王圻土岡堰閘考

按蘇州府太倉常熟之東北境有上岡身下岡身歸吳岡身在新安鄉曰青岡在惠安鄉曰王

吳中水利全書 卷五  
家岡松江府華亭縣之東南境有竹岡紫岡沙岡皆土壠高起橫亘百里殆若天所以限截湖海二水使不相通耳後因導江導海利于洩瀉而穿渠橫截岡身矣在劉河以北者高田苦于無水遂置閘門以堰水如今之錢閘門張閘門沙堰門吳閘門顧廟閘百閘李閘門及斗門之類皆是而近多地壞不修旱乾水溢之患惡能免哉

○侯峒曾開濬吳淞江考略

一利弊考

三吳古稱澤國以水爲利亦以水爲害而利害之源全係吳淞江通塞禹貢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江者歸太僕有光考定謂東南錢塘江西北揚子江而東北爲吳淞江是吳淞一江與錢塘揚子二江竝洩太湖之水自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常州築五

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二江之道  
既阻僅有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自吳江縣長  
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至澱山又北合  
趙屯浦東合大盈浦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凡  
五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又納黃浦之水以  
入海蓋東西亘二百里境連嘉崑上青四邑而  
杭嘉湖蘇松常六郡之水俱洩于此此而復淤  
震澤何繇底定

國家財賦大半倚辦東南而六郡當十之八禹貢  
本謂田爲下下今賦乃上上惟藉水爲利耳吳淞  
既塞五大浦及田間水道日就淺淤旬日之雨  
一望瀾漫無從瀉出幸而晴霽數日則又車戽  
無資田疇龜坼禾苗立稿郡縣痛責逋負日積  
而不知逋負皆原于此監司但知東南凋弊日  
甚而不知凋弊亦原于此吳淞開濬豈容一日  
緩哉往有侵占膏腴因倡異說謂不利于松郡

科第者則王叅議圻卽上海人特出駁議一通  
可考  
而不一與廢考  
江爲東南水利之最著歷代治績最詳往不具  
論自宋寶元迄元至正開濬吳淞載在史冊者  
以一二十計自

本朝永樂二年迄隆慶三年開濬亦八九次詳具王  
叅議圻攷略中而事最近績最奇者則無踰海  
忠介迨萬曆十五年因水災異常特設許副使  
應達專董水利再濬吳淞求通反塞三吳坐困  
今黃渡以西上流尚通一綫中段七十餘里竟  
成平陸萬曆三十二年撫院曹公時聘按院馬  
公從聘移文郡邑集議開江事宜業有成畫四  
十一年按院薛公貞天啓二年撫院周公起元  
皆特疏具題奉有

俞旨而迄未有創非常之原者今日



廟廊詢度執事籌咨倘此江蓄極而通之會乎亦  
千載一時已

一經費考

吳淞當濬幾費講求卒難舉事者徒以工用浩  
煩無從措辦耳往者

特頒內帑不費民間一錢而今不能往富室助穀有  
至二萬石而今不能往杭嘉湖三郡皆以贖鍰  
協濟而今亦未必能往海忠介動支各項銀不  
足用遂請

旨折蘇松常三郡漕糧二十萬石每石折銀六錢以  
五錢照例歸太倉以一錢助河工而今又決不  
能則計莫若求之提編提編者以各州縣新編  
五遞年解運催收里老塘長各差量其輕重徵  
銀免役而各差之缺卽以次年原編人數接充  
往者上海曾爲修城事提編一次便得銀五六  
千若以各邑通算便可得數萬兩再減其半亦

可得四五萬兩近來僉報各役多宦家大戶樂于輸銀苦于應役不煩筮楚頃刻可完上下兩便似無踰此其次則役軍丁各衛所軍原有食糧查正德間撫院李公充嗣嘉靖間按院呂公光洵俱用軍開河又歷考宋元間治水多用水軍故費少功倍此輩平時旣不得不設乃以有用之財有用之人置之無用之地卽以暫充夫役無妨講武況古人寓兵于農行師之際挑塹掘濠亦兵夫事誠令軍官各率衛所軍兵開江且許量加工食功成陞賞誰不欣然效用是亦一議也他如吊取導河夫銀備賑銀罰贖銀又如勸助如役傍河食利之民前人各有行之時異勢殊在當事悉心籌畫耳

### 一丈尺工價考

嘉靖末吳淞漕漕塞隆慶三年巡撫海公毅然開濬查勘舊蹟自黃渡起至宋家浜口長若干里

計一萬一千五百餘丈舊河影闊三十丈減半  
開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  
共計用工食銀五萬餘兩不兩月而告成三十  
餘年利賴尸祝萬曆十五年後許副使應遠因  
開加塞遂成平地七十餘里萬曆三十二年曹  
撫院時聘着沿江居民勘定應開丈尺及估計  
工食銀兩該上青嘉三縣居民各勘本江原額  
面闊一十六丈今公私匱乏若照額開濬恐錢  
糧不敷議得開濬面闊十丈底闊五丈濬深一  
丈每丈該土方七方五分每方用夫十五工每  
工用銀三分每方該銀四錢五分每丈合用夫  
工銀三兩三錢七分五釐大約以此爲率

上海縣自關橋起至盤龍塘止內除嘉定界  
九十丈實長六千五百四十六丈二尺五寸  
積該土方五萬四千三百三十方據算每方  
用夫十六工共用夫八十六萬九千二百八

十工每工三分共銀二萬六千七十八兩四錢

青浦縣自東虬江起至趙屯浦口止內除嘉定界二千一百六十弓實長一萬九百五十四弓據算工銀二萬一千五百五十八兩

嘉定縣自上海界西新港起至盤龍塘止長三百六十弓內聽上海界一百八十弓止該一百八十弓又自盤龍塘起至青浦縣赤雁

浦口止五段量長五千七百二十六弓內有許家村起至赤雁浦口止南屬青浦北屬嘉

定應聽青浦二伯六十五弓實該一十五里七分該江五千四百六十一弓并上海界內一百八十弓通共該江五千六百四十一弓

積該二千八百二十丈五尺據算銀九千五百十九兩一錢八分七釐上海縣平陸無水嘉定有水二尺三尺者各段不同每丈合議

厚水工銀一錢五分計該銀五百三十二兩  
有零另有應築大壩兩條并兩傍支河狹處  
不開外餘有盤龍塘口大浦一十三處共約  
計備椿木工料銀三百兩共算銀一萬三百  
四十二兩一錢八分七釐

右係萬曆三十二年勘數及萬曆四十一  
年兵道俞公維宇再行檄勘查隨據上海  
縣申報此江東自上海起西自青浦嘉定  
止湮沒九千八百餘丈則比前數翻減矣  
且開江止議面闊十丈底闊五丈較舊額  
愈縮愈狹識者謂江之易塞止以潮沙易  
淤今江流愈微潮泥愈積不一二年將復  
淤梗是使力爲徒勞財爲徒費海忠介十  
五丈之額似斷不可復減又土方工價或  
議四錢或議四錢五分或四錢六分或四  
錢八分須有畫一則夫淤河之長短開濬

之丈尺工價之多寡今日自宜另行踏勘  
計議聊述舊聞備參攷爾

一夫役綜理考

海忠介開河事蹟多在上嘉二處吊卷可查大  
抵委用廉幹府縣佐貳三四人總理又查報上  
青嘉三縣殷實耆民分段募夫忠介親自巡省  
至工銀給散預令各縣秤對包封本院親自抽  
兌無差親至河所計工給散奸猾一毫不敢染  
指以故小民踴躍不日告成今日委用綜理官  
員誠爲弊緊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至于夫役除  
役軍丁一議貴在省費聽酌行外若調極東之  
民開極西之江勞費數倍功迄不成往有役四  
郡人夫者其弊可鑒惟附近募夫晨聚夕散晴  
作雨歇力省而費寡乃泥頭最不可用民間私  
濬多任此輩使之募夫夫工僅得六七泥頭坐  
享三四共知其弊仍習用之者以夫役散處主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一  
家難集又羣工雜聚不能無寄托若公家濬河  
有官府爲之號召塘長爲之統率卽慮脫逃又  
有互保之法何藉此輩而以耗減工食哉

已上五款據憲檄查議者錯舉所知以備  
酌復若施工伊始則審地高下有議運泥  
木車有議開首中心有議竣事之時稽驗  
深廣有議導河鐵帚有議浦口置閘有議  
容陸續條上茲未敢贅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一

說

對說本註疏之義其文或略或詳皆所以指畫  
水道務合源委讀者應知作者之苦心

宋

○朱長文東南水利說

地傾東南而吳之爲境居東南最卑處故宜多  
水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爲三

江因其勢之必聚者瀦而爲五湖乃底於定微  
禹其能不魚乎觀昔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  
以涇約水以塍禦水以埭儲水遇滙潦可洩以  
去逢旱歲可引以灌故吳人遂其生焉前代經  
營之迹多不見矣至唐元和中開常熟塘古碣  
僅存頗稱灌溉之利錢氏時常置都水營田使  
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蓋當是時方欲  
富境禦敵必以是爲先務國朝天禧天聖間吳  
中水災於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  
山常熟各開衆浦以導積水嘉祐中范文正公  
來治此州適當歉歲深究利病不苟興作公以  
爲松江不能獨洩震澤諸湖之水雖北壓楊子  
江東抵巨海河渠至多湮塞已久不能分其勢  
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  
楊子與海也有盤龍滙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  
步其徑纔十里而洄洑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爲



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汎溢旁啗淪稼穡壞室廬  
殆無寧歲范公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中太  
史葉公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議醜爲新渠道直  
流速其患遂弭厥後轉運使沈立之又開崑山  
之顧浦頗爲深濬嘉祐間吳中薦饑朝廷擇選  
守將經制其事蔡秦州自杭杪理典是郡嘗請  
行縣按水親度其利是時轉運使王純臣建議  
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  
令縣教誘植利之戶自作塍岸定邑吏勸課爲  
殿最當時推行焉及李兵部復圭爲運使韓殿  
省正彥宰崑山於是復修至和塘使之完厚民  
得因依立塍塌以免水患而韓君又開松江之  
白鶴滙如盤龍之法皆爲民利熙寧元年六月  
有詔興修水利二年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三年廣東安撫司機宜文字崑山郊亶上言蘇  
州水利大槩以爲環湖地低故常多水沿海地

高故常多旱治田爲先決水爲後欲取所謂水  
田者略循古法也七里爲一總浦十里爲一橫  
塘因出土以爲堤又取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  
潴水以灌溉之則高田不涸而水田亦減流注  
之勢度用二十萬工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  
三年而蘇之田畢治矣其後士人傅肱欲決松  
江之千墩金城諸滙又欲開無錫之五瀉堰以  
洩太湖而入於北江導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  
淞江而入於海於崑山常熟二縣深闢諸浦遇  
東南風則水北下於楊子遇西北風則水南下  
於松江庶可紓患夫治水者當濬其下流下流  
旣通則上流可導也

○范成大水利圍田說

今之岸塍率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側足而行  
坎坳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  
時舉質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耜之工

婦子持木杵探汚泥補綴空缺纍塊亭亭一蹴  
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笑秋雨時至莫之障防  
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  
召新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今宜於邊臨湖灤  
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堤使高五六尺基  
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源手足所及  
土皆可取闕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  
草芽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客土杌隄  
不可同年而語至於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  
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  
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衆戶亦合併工同作  
夫有田無岸水平之日輒復罪歲愚眚受敝沒  
世不悟誠可太息

元

○失鎮江漕渠說

唐孫處玄潤州圖說云雲陽西城有水道至東

城而止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柁尉陳  
勳作屯用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  
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上  
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于是東郡船  
艦不復行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  
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  
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  
界一源西南流三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西流  
入秦淮至陳霸先又湮上容瀆而更修破岡瀆  
隋既平陳詔並廢之則知六朝都建康吳會漕  
輸自雲陽西城水道徑至都下故梁朝四時遣  
公卿行陵乘舫艦自方山抵雲陽至隋大業中  
煬帝幸江都欲遂東遊吳會始自京江開河至  
于杭此說不然京口有渠肇自始皇非始于隋  
也蓋六朝漕輸繇京口泛江以達金陵則有風  
濤之險故開雲陽之瀆以達句容而京口固未

嘗無漕渠也詳諸實錄所謂東郡船艦不復行  
京江之語可見輿地志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  
糧出京口爲水涸奏請于丁卯港立埭又齊志  
丹徒水道入通吳會皆六朝時事尤爲明驗是  
則煬帝初非創置不過開使寬廣耳及觀京口  
詩集宋乾道庚寅郡守蔡洸浚渠河成郡人顧  
致堯詩則渠始于秦明矣

○失各都水庸田司集江湖水利說

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  
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  
高阜兼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  
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  
湖深利何以通洩設有雨潦則汜濫四溢環湖  
低田其能免淹沒乎范文正公謂太湖天開澤  
國衆流所聚而江海之涯地勢皆高若欲導泄  
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湖東岸北岸通江諸河

道水洞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環湖皆蘇湖常  
秀之良田病於低窪利在泄潦兼沿江傍海諸  
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湖深利乃  
可引潮灌溉繇是言之凡太湖出水口子宜常  
通不宜略塞也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有  
昆承湖巴城湖陽城湖沙湖陳湖尹山湖蠡湖  
薛澱湖又名澱山湖并諸水泖澗淹蕩皆能接  
泄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關係吳淞江  
注泄至爲切要論其古迹周圍二百里此湖水  
自大盈趙屯二浦以瀉吳淞江旣近且便較之  
諸湖惟澱山湖之東岸北岸與渾潮相接最近  
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繇此以注湖內漸成  
淤澱富豪之家繇淤澱而圍成田地里步不多  
其來久矣繇是湖之瀦水益狹又與二浦漸遠  
而所洩不能快便若非就湖內圍田上多開河  
道及時時修浚二浦并浚近浦諸溝洫接濟通

洩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於是也吳江  
長堤又名挽路石塘按宜興前輩單鏐云昔慶  
曆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築成長堤橫  
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江海浦  
港復多沙漲又按東坡蘇公云淞江沿數十里  
積石壅土築爲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漲  
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  
沙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按崑山郊亶云  
吳江築爲石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  
遽漲潮沙半爲平地如長堤如挽路如石塘皆  
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泄水下吳淞江入海第  
一要處古賢交口立論以曉人者乃至再三必  
是此處不當閉塞凡先來於堤間多置木橋多  
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仗其急流  
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免致水患然猶慮橋柱之  
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河

口或惰於巡防則密置椿橛此又不止於橋柱  
之阻水也矧以菱菱魚籩等物障遏妨害農功  
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  
也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曾議鑿塊添橋寬展  
水道皆合浚治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吳淞  
江常熟塘接泄太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達  
海兩傍河道各有七十餘條多有壩塞之處合  
去壩塞使之通流大盈浦南接澱山湖自白鶴  
滙以達吳淞江浦闊三十餘丈趙屯浦南接澱  
山湖北達吳淞江浦闊五十餘丈此二浦注泄  
湖水最爲切要常宜深闊通利近年以來漸至  
淤塞又太湖東至松江有白鶴滙者宋嘉祐崇  
寧宣和間三次開浚又有顧浦滙盤龍滙千墩  
金澤諸滙推原其故皆繇上源閉塞湖流遲緩  
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滙者漲塞江心阻水  
尤甚及有新華觜分莊觜嚴家觜暴漲爲害俱

本原

說



合鑿開蓋紫卽滙之異名也

本朝

○姚文灝浙西水道圖說

浙西爲區四高中下勢若盤盂諸源西來天目爲魁也列澤中滙太湖爲最也衆流歸東三江爲宗也近世治水者浚松江踰口則不通水之不樂東也決黃浦夏駕則沛然水之欲北旋也夫萬水皆東三江故同也今茲之欲北何也海塘障而東江塞也自東江之塞也天目南源迂迴數百里過松江然後入海失其宅也議者徒知惡諸浦之奪江而欲截其流而不知江之不能自繇也然則通東江復禹跡可乎曰不可也東江通則鹹潮溢也近江膏腴之田復鹵斥也後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所在近三泖者導之使入黃浦近澱湖者導之使入婁江近陽城者導之使入七浦庶事幾半而功倍也圖之作

舉綱也綱舉而目張也觀者得水土分數于區畫之間高下見矣高下見疏防辨矣

○魏杪吳中水利說

吳地邊高中下昔人象爲盤盂不大決其下流注之海則胡以止湖翻矣禹貢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今松江全受震澤諸水實維經流而中多淤阻如腸胃病噎然則併而入婁江過劉家港入海西迤北地形愈卑則滙爲陽城昆承諸湖故有白茆塘受之以泄于江

○何宜水利塘圩說

脩治塘圩浙西水利急務約略其說如左

一脩築圍岸苦於無土若圍外河水淺狹卽將外河車乾取土若外河深闊則將圍內溝洫車乾取土此一舉兩得之術也

一凡圍內有徑塍者遇潦易於車戽是以常年有收其無徑塍者遇潦難於車戽是以

常年無收宜諭令田戶凡大圍有田三四百畝者須築徑塍一條五六百畝者須築徑塍二條七八百畝者如數增築

一圍岸田畔或土脉虛浮外水滲入晝雖車乾夜復漲滿者宜於岸塍中心開掘一槽

深入外河之底隨筒河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令堅實又復筒泥填滿則水

無自而入矣又有圍岸因鰍鱓掘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築之若田

中有泉水爲害者可用磚灰圍砌泉口如井欄之狀則泉不漫散或將泉口掘作深

坎用大缸覆之却以泥土圍築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

一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救者須於田內計畝開塘如田一畝開塘一分有田二畝開

塘二分其三畝四畝以上各宜依數開之

庶可防旱或有愚民吝惜不肯將田開塘者可以善言論之曰爾有田二畝若將二畝分開塘則彼一畝八分更不憂旱年年有收是所費者小而所利者大若惜此二分之田不以開塘則彼二畝旱卽無收是所惜者小而所害者大古人寧損膏腴之產而廣溝洫之制者爲此故也

○張鐸圍田溝洫說

治水以爲田也治田以防水也治田之水有三曰築岸塍曰修堰壩曰分大圩全吳之地古稱澤國田多低窪所藉以防水者塍岸也塍岸不固則雖有沃壤亦棄之爲沮洳矣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疆界曰涇曰漉曰浜曰溝縱橫曲直有井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洩水其塞也以瀦水使不爲田害而已後乃破古堤以通江湖專小利而風濤之入獨倚於岸塍故民日益

勞而增築日益繁矣范仲淹有曰江南圍田每  
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啓之潦則  
閉之旱潦不及爲農美利今門閘不可復矣而  
修築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圩田之制隨地形  
之廣狹水道之遠近而爲之大小圩之小者岸  
塍易完民工易集時有浸潦則車戽之功可以  
朝夕計也圩之大者岸塍旣廣工力不及積水  
經月而實粟者將化而爲泥腐矣度其勢而分  
之使一勞而永逸事半而工倍民其有不賴乎  
夫岸塍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關隘也小圩譬  
則三里五里也關隘固城郭堅則內有所恃而  
寇不能入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則小而易守綽  
然應敵無虞矣

○史鑑吳江水利說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  
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卽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

納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廣德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潴聚於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卽禹貢所云三江旣入之一水也逶迤曲折洄流旋湫逆行二百餘里始入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啣衝擊其害又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浸俄頃頓盡人力莫施故瀕湖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牐以爲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耳假令南置一閘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切以爲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堤吳中之田皆居江湖

之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於隄防以捍禦之則未見其可也

國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於前通政使趙居任繼於後無不注意於隄防其法常於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座爲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築固隄旣訖工令民簞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克滿復於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爲抵水蓋隄旣高峻無基以培之日久必頽矣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繇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來法廢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僞應之其於隄防略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難矣且戊午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七固繇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圯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致之也二曰審分洩

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淞港東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爲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其有害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因而築之又湖水之渾滓易爲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菱蒲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爲深闊而瓜涇港居民慮賊所侵輒資緣巡捕官爲之築堰長橋又爲豪家湮塞規爲田宅爲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汜濫不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尤甚於今日也莫若一槩疏濬不許踵襲前迹三日務車救夫水之



汎濫者旣築堤以障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  
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  
或無力而弗供豪橫者又恃頑而弗服以致互  
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上之人激勸而編集之水  
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簿吏無不躬親看視奔  
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此  
言當急而不當緩也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  
切委之然地旣廣遠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  
罔恤欲求其無誤難矣夫軍

國之需所係至重合著爲令典凡後水潦任牧民  
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四曰專  
委任永樂間凡興建水利皆責成糧長而官爲  
節度之蓋糧長任在賦稅其用心必專近年添  
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  
屬官義官之委紛紛多制十羊九牧乞令糧長  
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分管巡視幸甚

○顏如環新洋江夏駕浦說

吳淞江一帶流至新洋江口夏駕浦口二處交會二處因通婁江潮水倒入江內淀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遂引江水順趨北下併入婁江以致吳淞江易成淤淺累經開濬不久復塞或謂此江出海一百餘里累濬累塞而此二處相去婁江不過三十里因而疏濬深闊使此江中水并入婁江出海似爲便易不知此江乃三江之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夫旱乾固可合而爲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方且不暇又安能併吳淞之水而皆洩乎故昔人有言使二江可併爲一則神禹先併之矣何必又有三江此誠不易之論然而先年累次脩濬皆以此江之水可併婁江爲便惟於新洋江夏駕脩濬樂簡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淤塞不通而棄此爲可不必用卽今雖以開濬深闊應該設法區處以

爲經久之計予竊詢訪耆民咸謂當於新洋夏  
駕口各置一閘冬春常閉夏秋淫澇開之以分  
洩水勢或旱乾開之以通引灌溉庶幾江水常  
通旱澇有備又查得夏駕口闊一十六丈深止  
四五尺潮勢亦緩造閘無難其新洋口闊四十  
丈深一丈五尺潮勢頗大難以作堰但事體重  
大及費用錢糧數多必須委官勘議停當方可  
施行

○高企三江說

吳中之水震澤爲鉅震澤卽今太湖蓋受江東  
宣歙浙西蘇湖常秀數郡天目諸山荆溪百瀆  
之水周五百里或云六百里藉三江以入于海是

總江浙諸水皆爲太湖之源太湖以東諸湖與  
夫三江之水皆爲太湖之委三江一爲吾松郡  
名之松江其二婁江東江雖禹貢並稱三江書  
傳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

流者爲東江婁江東江又松江之支流今自太湖而東二百餘里徹海惟有松之一江觀荆公送人宰吳江詩三江斷其二往往菰蒲青自宋已然已

○呂光洵蘇松常鎮水利總說

禹貢揚州之域自江以南其郡以十數蘇州松

江常州鎮江四郡最大於地爲吳分其部所領

凡一州十有七縣縣地千里畛畷無數自漢唐

以來號稱財賦壘嘗按圖書在虞夏之貢以爲

下田然亦靡有象犀珠玉丹砂金碧山林之饒

而財豐若此者豈有他哉蓋其民重稼穡專務

水利故也夫水利之大莫過于江海今自蘇州

以北至常州鎮江東至松江皆壤地相屬襟帶

江海而又有太湖爲之灌注漢司馬遷以爲吳

東有三江五湖之利有繇來矣三江卽淞江東

江婁江也五湖卽太湖中小湖有菱湖莫湖胥

湖游湖貢湖凡五名故曰五湖其實一太湖也  
蘇州在太湖東北三江五湖皆屬焉三江五湖  
之外若湖灤蕩漾滄瀆塘浦名聞者以百數醜  
而爲渠行水溉田者其交絡之流又無所不至  
是以蘇州地雖卑下爲衆水所鍾而田因貯淤  
肥美多爲沃壤今量其賦獨爲諸郡最松江之  
水不能半于蘇州其名聞者以十數澱湖三泖  
最大皆西受太湖之水醜而爲渠者以百數黃  
浦最大皆西受澱湖三泖之水浦之始楚春申  
君黃歇之所爲也今諸鄉之水溉田者皆繇此  
浦世賴其利唯東北瀕海岡身之田浦水所不  
及者往往多廢故松江之賦視蘇州十居其五  
常州之水其最大者有滆湖洮湖濠湖閤江九  
溪荆溪百瀆諸水雖璊璊分流或北屬於大江  
而南屬於太湖然而地居太湖上流多高原易  
填淤爲害故其賦又視松江爲下鎮江地勢至

北益高去太湖頗爲遠無所通唯漕渠自嘉興  
歷蘇州常州直北流入界中抵京口通江淮耳  
然渠自京口逕夾岡勢繚曲皆鑿山爲之而漕  
水少宋元祐中于京口呂城下楗石爲渠兩涯  
置牐以禁障內外之水時其鍾泄而又與內之  
練湖相宣通練湖方四十餘里晉陳敏據江東  
遏馬林溪爲之以溉雲陽今並有益于渠田湖  
視新豐杜墅長蕩諸湖最大而水淺亦易索大  
抵鎮江地皆瀕山鮮平土水往往循行岬隙間  
故其田多瘠塉而賦獨在諸郡之下夫蘇州通  
水多故其賦獨爲最鎮江通水少故其賦獨爲  
下此水之爲利于四郡較然也然水本以爲利  
自水道淤闕比年以來旱澇薦臻如此四郡數  
逢其害民人流散死喪相踵深可痛恤而其財  
賦所出與所稱亦異宣究所繇豈非爲有司者  
慮害不深重煩費不專務水利之故哉方今四

郡財賦歲輸于

京師者往往當天下之半其爲有益于

朝廷甚大其所宜軫念又非他郡之比今水道淤  
闕爲害茲久而不早爲之所吾恐民日益困財  
日益匱賦將安出甚非所以爲

國家久遠長善之慮且今量其費不及一郡一歲  
所輸三分之一其勞又非有鑿龍門辟伊闕析  
砥柱之艱危其遠又不過五六歲而卽有以建

數百歲安富之美功未聞有事省而能收大利  
有如此者如此而又不亟爲之是謂棄天之時  
遺地之利竭人之財莫此爲甚夫宜知山川與  
民所疾苦

國之利害皆有官守者之任故余旣考迹志記綜  
覈舊聞博議深論以相難及利害旣明是非亦  
定于于是乃推表四郡及其所部州縣輯爲圖攷  
圖條其川原預定計算綴集遺文以爲一書庶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十  
國之利害皆有實徵而可行焉

○呂光洵蘇州府境水利說將泖湖泖湖源  
蘇州府其浸太湖在郡城西南三十里連跨數  
郡週迴四萬八千餘頃其源有二北受建康溧  
陽潤州丹陽荆溪之水南則宜歛池州天目富  
陽安吉武康烏程長興苕霅之水注焉混川并  
瀆羨溢爲災禹乃疏其下流爲三江以入于海  
三江其一自太湖出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  
湖爲淞江一自東南分流出白蚬江過急水港  
流注澱湖東逕三泖又東迤入海爲東江東江  
填滅已久不復能求其故迹一自郡城婁門歷  
崑山縣逕太倉州東北流入海爲婁江今訛爲  
劉家港云三江之外通湖水者甚衆不可殫記  
唯胥口白洋灣鮎魚口最大胥口東出吳縣香  
山胥山之間胥口東流爲木瀆又東爲橫塘又  
東出吳山之南爲白洋灣白洋之水又東流北



屈爲石湖石湖之東越來溪與木瀆合流出橫塘東入胥門運河爲胥塘胥塘北流與北濠山塘水合西流北屈與虎丘山塘水合爲射瀆又橫出運河爲澣墅入無錫縣流注之又自胥口東流北爲鮎魚口自鮎魚口北入盤門運河又屈而東至分水墩又東逕長洲縣東南爲柳胥港卽夾浦諸水南北合流轉入澹臺湖又東過寶帶橋與運河合復分流入朝天金涇湖滄蕩漾

諸水又自分水墩南逕吳江縣東南爲龐山湖下流與汾湖接汾湖東流入華亭縣流注之其北流入三白蕩又北受曹龍港通鶯脰湖與澹臺湖諸水並交流入吳淞江又北一派亦自鮎魚口轉入運河逕婁門北屈出齊門塘又北流爲施澤湖施澤之西爲漕湖湖之西隄屬無錫而其浸皆屬長洲湖之枝流則並入常熟之雲和塘卽元和塘雲和之西爲尚湖東爲昆承湖昆承

界常熟崑山之間昆承之枝流一自梅李塘東  
 北出許浦入于海一自福山港北西入于江一  
 自李墓塘東入白茆塘入于海白茆之南為七  
 浦七浦西通陽城湖南入崑山界中陽城之東  
 為包湖為傀儡蕩二水與陽城合流而東為巴  
 城湖其北為鰻鱧湖施澤湖而入為蕭涇其南  
 為至和塘至和塘西自婁門逕沙湖又東過新  
 洋江口又東流注太倉劉家港至和之南為淞

江淞江北受陽城南通澱山諸水入夏駕浦東

北入于劉家港之北為七鴉浦浦入崑山常熟為七浦西

通常熟崑山諸水東入于海七鴉之南為鹽鐵

塘南入嘉定縣界中嘉定北絕劉家港南距吳

淞江與上海縣界相屬吳淞江之水皆逕其西

南陬屈從東流入于海而導湖入海之道於是

始竟焉夫七邑皆湖水所經而要害特異吳江

西南斜直太湖枕三江之首崑山在東北為三

江入海要道稍有填淤輒放溢爲敗故二邑治水爲急太倉嘉定瀕海多高原苦旱吳縣多山田高邛類太倉嘉定而長洲類吳江常熟其與崑山相屬者卽與吳江崑山等常熟之西北並楊子江者東北並海者卽與太倉嘉定等宋趙霖以爲平江地雖下而瀕海之地獨高河渠多不利故于諸邑則備旱爲急然議者又以蘇州間有平原本澤國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備旱

比年以來田者至不能償種故今之爭言水利者必于吳淞白茆七浦焉其大略云淞江一水奇分爲三獨受太湖西來數郡之水昔人度其勢必不能禁復于崑山常熟二邑開浚三十六浦以殺水怒可謂甚善今淞江屢浚屢塞民往往芟牧其中而諸浦之中唯七浦白茆最大今亦相踵填淤者豈有他哉蓋其地皆瀕海故也瀕海之地旣高復遇填淤猶築垣居水潦則湖

水潰溢爲敗旱則不能引水溉田而吳江崑山  
勢豈獨能完安哉宜觀地形準高下各順其性  
浚令廣深而又爲之閘堰以隄防之旱則引諸  
水溉田潦又水道自利必無潰溢之害矣故浚  
治于七邑往往相因焉不可廢其所言宜有益  
若崇明環海而邑其諸沙又環邑而居皆穿渠  
引海水溉田獨無水旱憂故不備論其事

○呂光洵松江府境水利說

松江爲蘇州下流去海甚近北截于吳淞江而  
西南有澱湖當湖金銀青白蕩漾諸水聯絡環  
繞皆源于太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圓泖一  
曰大泖一曰長泖旁醜爲數渠自澱湖北出爲  
趙屯浦逕望湖涇至蘇溝分流爲內動浦爲會  
仙浦爲古盤浦爲南澥浦爲梁紇浦並入于江  
又東出爲大盈浦逕南漕港絕橫泖合北漕港  
繇新河會于青龍江白鶴江入于江又西出爲

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謁浦千墩浦入于江圓  
泖則東出爲橫山塘過沈涇塘北折至通波塘  
錄顧會浦分流爲艾祁浦爲崧子浦入于江大  
泖則東出爲曹洪又東出爲走馬塘並北折而  
東爲七里涇錄青波塘入于江又東出爲石湖  
塘歷東西山涇合秀州塘北流從通波塘入于  
江此並華亭青浦二境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  
長泖則東出斜塘爲潢潦涇又東流爲一瓜涇  
塘爲詹家滙北折爲黃浦爲范家浜二百五十  
餘里合于江逕南踰口入于海又東出爲歸涇  
塘爲胥浦塘竝東流至掘撻涇入于黃浦又東  
出爲瀝瀆橋合于胥浦入于橫潦此竝華亭西  
境迤南入浦之水也浦于湖泖其所宣洩視他  
浦最爲要害往時東江濬利其分流入黃潦涇  
抵詹家滙不必至黃浦卽南折奔注東江入海  
甚徑易自東江填滅諸水皆屈流入黃浦勢頗

迂緩浦之廣深僅半淞江迨永樂初夏忠靖公  
原吉以淞江淤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  
夏駕浦嘉定之顧浦掣太湖之水入劉家港又  
以黃浦爲通江要道度其旁有范家浜至南踰  
口可徑入海乃濬令廣深上屬黃浦于是水勢  
遂不復東注淞江而盡縱諸水以入浦浦勢自  
是數倍于淞江矣今攷其入浦之水自李塔滙  
分枝者則有若南錢塘官紹塘米市塘南俞塘  
鹽鐵塘北俞塘洞涇駟馬塘六磊塘車溝新村  
塘吳店塘烏泥涇華漕港龍華港蒲滙塘諸水  
此亦華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東入于浦者  
也自界涇橫泖分枝者則有若高蔣涇顧胥塘  
前後岡塘上下橫涇方西塘淺沙塘金滙塘閘  
港下沙浦卽鹽鐵塘鹽鐵塘都臺浦沈莊塘周浦塘  
三林塘黃淄漚馬家浜陳村塘諸水此竝華亭  
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西入于浦者也其盤龍

塘沙岡塘竹岡塘橫瀝塘新涇諸水則二境之間自南至北達于浦而通于江者也夫浦勢湍悍入海徑易議者以爲可補東江之闕又以爲淞江濬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內受水多必泛溢爲害若淞江旣濬宜急復東江故道使水勢奇分則三郡宜皆有益或又以東江通則鹹潮溢而近江之田復爲斥鹵之壤矣通東江不利其言如此雖未必盡是亦竝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攷驗焉

○呂光洵常州府境水利說

常州地勢視蘇松爲高然北枕大江南控太湖凡水之猥集其境內者往往合于漕河奇分之而流注于江湖焉蓋亦百川之巨都也今境內之水若武進之東自望亭出風波橋入郡界者曰漕河漕河之南曰陽湖東南曰宋建河又東曰惠明河河之支流竝流入于漕河漕河之旁

曰邗溝邗溝分爲二水與後河合流入于漕河  
又鳴鳳河東北枕漕河又南通白鶴溪糴澤河  
東流注于渦湖渦湖在郡城西南與宜興分派  
若西蠡湖孟瀆清河蠡瀆華渡河黃土瀆余柯  
瀆諸水或南或北竝上通漕河下流注于渦湖  
者也又邑之南曰永安河河之支流一自西南  
通漕河一自無錫漕河東北逕紫溝河入于大  
江永安之外爲得勝河剩銀河小新河通濟河  
順塘河陳塹河伯牙瀆綱頭河河之支流相通  
屬者竝東北合流而入于江者也若灣瀆河戚  
墅港白馬涇諸水竝西北屬漕河東南屬宜興  
界中而流于太湖者也此武進境內之水也無  
錫之北曰閘口河閘口之水東逕蔡家渡分流  
入于江陰界中新河羊尖河嚴埭河又分流與  
閘口合芙蓉河五瀉河歐瀆諸水又竝北入江  
陰界中而流注于江者也又慧山之陽梁溪之



水出焉溪繚歷山之西南陬入于太湖又北與  
運河合邑之南曰長廣溪溪之水南流至開化  
鄉分流獨山門入于太湖小五湖自太湖而  
東逕長廣溪西與大宜渰合大小宜渰自梁溪  
至孤瀆口分爲二水南逕青祁渰又南通小五  
湖入于太湖又邑之北曰雙河河之水自錢橋  
貫直河港與雙牌港合西貫直河入武進之陽  
河直河之水又南入于太湖又邑之南曰塘于  
滄南通洪丘滄與太湖相屬又東北入于蠡湖  
與長洲分界濠湖又西出蠡湖與吳縣烏角溪  
合流注于太湖而閭江則又在太湖之濱者也  
此無錫境內之水也宜興之南曰荆溪荆溪之  
水東流注于太湖達于淞江入于海荆溪之所  
通屬甚衆若泱溪章溪周瀆鰕涇慈湖溪湖泱  
渚童渚張渚諸水竝流注于荆溪者也荆溪之  
下曰百瀆荆溪之東曰東九溪其西曰西九溪

上自溧陽合并洧滄諸水逕荆溪入東九溪繇百瀆入于太湖東九溪又北流爲東蠡湖梅村湖又北屈而入于運河運河北通滬湖湖受水衆潰澗淝瀾勢振湖陸唐孟簡乃疏爲渠以殺其勢謂之孟涇涇水又西入塞溪溪之源出于洮湖又東入於荆溪邑之北曰東湛瀆西湛瀆竝合流而西入於運河者也邑之東南曰忻溪又東曰陽溪曰沙塘港竝東北入于太湖而大浦則又在太湖之濱者也此宜興境內之水也江陰之南北引江水入于黃田港橫貫邑中南絕蔡涇逕青暘達于五瀉河者曰漕河漕河之水分流爲長河入繇里涇出新河新河之西北曰青溪河又東爲蔡港其支流竝西南入于長河漕河又分流爲南北山塘河南逕武進縣界中入三山港若立埭河崇溝河申港利港竝北通江水南入武進縣流注之又邑之南曰橫河

河之水繇黃田港出春暉門東流入令節河與  
谷瀆港合谷瀆北引江水南行逕三河口分爲  
二水又范家港北引江水南行與谷瀆合谷瀆  
又東接倪塘河入常熟界中流注之其黃山白  
沙石牌石頭雷溝陳蔡諸港竝從大江南流入  
邑中而達于橫河者也此江陰境內之水也夫  
常州四邑之水又有緩急夫宜興以一荆溪兼  
受數州之水其衝決之勢猶居高建瓴甌也故  
于荆溪之下醜爲百瀆以殺水勢又開橫塘貫  
其中矣引荆溪之水竝入于太湖然以太湖受  
水多而宜興爲諸水入湖要道仍復于宜興之  
上溧陽之間置五堰堤塞之今宜歛金陵九陽  
江之水繇分水銀林二堰北決于蕪湖其方略  
可謂至備矣然今所謂百瀆在宋時知縣樓閱  
所濬治者止四十有二餘皆湮塞今湮塞者又  
不知其幾而五堰至唐末已廢自是宜歛諸水

不復決于蕪湖而反東注于太湖矣太湖上當衆中水之衝下有吳江湖隄之阻水勢洄洑瀾漫盈溢納而不吐貯淤成陸雖近瀆低窪之田一遇早暵而鬱爲枯壤矣江陰地勢最卑當漕河下流又爲衆水入江要道去江壩可二里竝江多山土隆堀墳起日以廣斥蓋古所云息壤也然土性輕脆善崩春夏水盛輒敗壞填淤數丈而河勢又曲渾潮逆上日雨至泥沙隨潮停蓄武進無錫之十四瀆斗門又廢卽無上流水勢可刮除之故黃田閘九里河兩涯膏腴之田往往蕪穢不可耕治議者以爲濬治隄防於宜興江陰爲急武進無錫次之宜興宜疏百瀆夾苧千百瀆橫塘之口江陰宜濬申利桃花諸港武進無錫宜復十四瀆斗門使百川流行必無填淤盈溢之害矣若靖江環江而邑境內之水皆股引取之而還復于江其利害與四邑殊等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略與蘇州崇明同故不論

○呂光洵鎮江府境水利說

鎮江據三郡之上游而北負大江地勢中高受水甚少唯南與漕河相通而北達于江然漕河之水其勢于東南爲順北出爲逆故昔人于金壇丹陽二邑築壩堰以隄塞之令不得東南流又至冬江水漸縮水跡去江隄甚遠而水勢又北出爲順境內至無所瀦蓄故又于京口置閘啓閉之令不得盡洩于江自是漕河之水唯與其境內之水相吐納耳今攷其境內之水若金壇西北則有西洋河上受長山三茅諸山之水繇十字河以入于漕河河之東復分流竝入長蕩湖河又直流爲穿城遶城二渠繇縣南壩與後陽干南壙河經東墟崑崙二橋合流入白龍蕩出方洛港以至長蕩湖其西南則有薛埠白塔張橋三河上受大茅四平鴉髻黃金瓦屋諸

山之水繇唐王溪三里河東村諸橋至三汊河  
下塘橫河竝互流入大浦新瀆荷花等港以注  
長蕩湖其東北則有陳塘中塘堯塘諸水入錢  
資蕩其東南則有白橋大雲下湯諸水自燕子  
下湯港以注長蕩湖漕河又北行經丹陽練湖  
爲丹陽巨浸湖之支流自斗門閘南流迤東以  
達于漕河河又自七里橋分流入橫塘經珥瀆  
河珥瀆之上爲珥村鎮河又經珥村之東繇黃  
連呂莊等橋抵東南爲白鶴溪繇白鶴分派自  
南而北爲丁義瀆繇珥村之西自左墓達黃土  
迤南爲湖口迤北通簡溪簡溪西受太平河之  
水東行以達于漕河河又經上下夾岡抵郡城  
之南乃折而西流枝分貫于城中北出復合流  
以入于江若丹徒四境諸水則有紀灣岡濫泥  
洪杜墅湖鄭湖新豐湖寺湖馬林溪馬潭萬頃  
洋者其勢不能盡達于漕河然于境內引水漑

田甚便利不可略他陂塘小渠之流甚猥衆今  
不復推究焉夫鎮江地雖高而原隰之穴窪三  
邑之中亦有殊等若丹陽之練湖于諸水最大  
然曲阿地勢岡阜彌月不雨其所潴卽自索金  
壇視二邑爲下而長蕩湖諸浦其大雖不能與  
練湖相埒然多淀淤水則汎濫民又以潦爲憂  
議者以爲于丹陽宜疏斜橋諸港繕完曲阿以  
防此流爲旱歲備于金壇宜疏長蕩諸浦以導  
東流爲潦歲備而丹徒則又準二邑之高下庶  
周于所慮而無偏廢之病云

○王臬金壇縣運河說

卽古荆溪今爲糧運要道自城北至丹陽七里  
橋橫介于邑中者七十里西受左墓濯纓二港  
之上流旁出東暨南者爲鶴溪鍾秀聯秀穿城  
遶城之五渠爲下流夏秋雨多固泛溢瀾漫矣  
冬春雨少則運道淺隘歲歲築壩于五渠之口

及潦淺蓄水以資運萬曆四年巡撫都御史宋儀望建議置閘于七里橋岸頭橋莊家湖三河口以省築壩撩淺小民亦喜息勞衆口稱便上下議合遂爾成閘今詳岸頭河口閘隔遠運河十五里自閘而上有北渚岳莊東林五六萬頃之蕩前莊堯塘四五十里之河莊家湖閘隔遠運河三里自閘而上有徐塘下墟萬頃之陂必俟其汪洋充滿然後可撐拄運河之下注而漸漸停蓄殊非救時急務故仍歲歲築壩撩淺以資運且霖潦一至則閘口狹小阻礙下流以致上流泛濫沉沒城北七十里之低田是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欲省民勞而置閘則水關七里橋原有閘窾鶴溪鍾秀聯秀遶城之四渠各有橋堦傍堦而爲閘則取彼三閘之一而足辦矣爲力少而成功遠當亟圖之

○吳韶水利修圩說



禾生于水溺之則腐蘇松水田卑下暴雨每高  
于田不可無塍以障水也然一塍之間田連千  
畝業非一主不有官司督役孰先爲之自正德  
來水利全廢塘長人役不復知水利爲何事舊  
塍高六七尺者或與田平水無所限遇潦已不  
足言稍遇早暵向來塍岸塌土成灘水不可到  
畝岸無資禾亦就萎饑莩盈釜率繇于是又況  
塍坍浪洗田畝日虧不免以虧田糧而加之見  
田糧愈重而民逃又不免以逃戶差而加之見  
戶賦役日繁民斯輾轉良可歎息爲今日計必  
也清其舊役倣其成規思濟旱如救焚念防潦  
如拯溺圖其久逸而無憚于一勞則厥事之濟  
爲無難而輔贊乾坤化育之功有在矣民固有  
勞之不怨者斯之謂歟塍旣成保之又不可以  
無道湖田水闊而岸易摧昔人常甃以石不久  
復壞後因言植菱蘆于岸脚以護浪梅天水發

蘆已茂而浪不可衝也攷元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岸體式以水爲平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于水一尺爲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山水源落圍岸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進者聽

本朝弘治間姚工部文灝立爲五等圩岸式田低于水者底闊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闊一丈四尺田高于水一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于水二尺者底闊一丈田高于水三尺者底闊九尺面闊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爲準外面各離水八尺

○沈啓吳中水道說

水道者水之道也由地中行而無不下之謂也  
激之者石室之者土畱滯之者草梗皆水害也  
害貴決之以循其流行之道道得則瀦洩之政  
可舉灌溉之利可興貢賦之職可修是皆水道  
乎始也

○沈啓吳中水源說

治水自下流始人咸知之故識者曰蘇州之于  
十郡猶九州之兗也其治之固矣獨不謂嶓塚

岷峨龍門積石奚所遺乎夫源一也而委未嘗  
不百也孰謂太湖爲委而源則不止于百乎況  
環太湖之源而爲地者幾倍于湖則環太湖之  
地而爲雨之積者更幾倍于湖矣洩太湖而爲  
委者不亦艱哉議者謂下流之導其十不若上  
流之殺其一爲功倍云

○歸有光三江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

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  
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通安吉歷長瀆  
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  
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  
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  
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  
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  
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修崑山志言大海自  
西泖分南北繇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  
口繇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浮子  
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跡無改此  
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王志堅曰三江之說自昔互異各有所本  
唯歸太僕茲議爲鑿嗣曹胤儒輩皆宗之  
矣然論東南水利以東江吳淞江婁江爲  
三江未爲誤謬不必遽執是說以斥之

○歸有光吳淞江下三江口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  
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  
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  
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  
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  
注爲淞江行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  
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  
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  
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  
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  
湖灤田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繇淞江  
尾東葉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  
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  
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

二江而不知繇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鄭若曾練湖說  
練湖卽諺所謂開家河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林至縣治沿河上下週圍約六十餘里迺丹陽所視以爲利病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常係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函與七石匣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潮從京口丹徒二閘而來若江水涸時則二閘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開練湖諸閘之水而已向來豪家多占湖爲田此義不明已久須縣令畱心經理當水涸之日禁民開閘常養湖水以備蓄泄斯利莫大焉不可忽也

○曹胤儒三江說  
謹按水經岷山之水東過牛渚石城分爲二其

一東北流過毘陵北爲北江今揚子江所繇道是也其一東南流逕寧國又東北爲長瀆瀝河口南東注于具區爲中江往時土人呼爲瀨陽江是也其江水復自具區枝分歷烏程抵餘杭與浙江合爲南江故謝靈運曰具區在餘杭而郭璞江賦亦曰注五湖以漫漭古之江水派分如此太湖號爲震澤勢極泛決有以哉匪但受宣歙湖婺諸山之水已也蓋自廣通固城壩堰旣設中江流絕故向時泛濫之禍少殺三吳鮮墊溺之災民得佃作雖時有浸淫不至陷由卷淪海鹽蕩武原矣下流易壅每費開濬亦職此耳楊修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震澤以當胸際其渺瀚詎曰諸郡水利之滙已哉

○曹胤儒練湖說

按杜佑通典練湖亦曰後湖劉宋顏延年有侍

游曲阿後湖詩所繇來古矣李華復練塘頌所  
謂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  
刺史韋損廣之爲八十里是也茲湖之水旱則  
放潦則蓄西南諸山泉雨之滙也每遇水涸開  
閘放水一寸則運河水尺運舟不梗耕者資焉  
今爲豪家佔佃官爲給帖自丹陽丹徒金壇環  
地三百里旱則懸耜水則浮桴況于運舟歲室  
艱楚萬狀奈何不爲之所也念塘林公亦曰修  
練湖不惟通運道且益民田非與○又按六朝  
齊鬱永泰初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曲阿令丘  
仲孚收船艦鑿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畱數日  
臺軍克之則此地之有湖此湖之爲重較如也  
○又按御史劉曰睿觀吳錄曰練湖坐落丹陽  
上受高麗長山諸汊之水泛濫爲災始自先秦  
時居民疏告官司議將開姓田地築梗瀦水得  
免旱潦始名開家湖週迴四十餘里計畝一萬



三千有奇晉陳敏據有江東改名曲阿湖南宋文帝遊幸其上更名勝景湖至宋建炎間值亂練兵于此遂易今名載在水經誌冊居五湖之一也

○曹胤儒草堰橋河水利說

丹陽舊築小城以守後擴而大之中間腰城未拆而縣治反在腰城之內設有寇警將獨守小城棄大城弗顧乎又按城中井泉頗鮮每就運河而汲萬一爲盜所遏城中立枯縱有舊水久亦污穢不可食矣今宜拆此腰墻于水門內置閘啓閉夫腰墻拆則中小南門可塞戍夫減矣米市之西有草堰橋河及水門外通延陵萬頃洋太平香草及長山八十四汊之水引入城中北注運河今洞門塞久水衝城脚轉而東行怒濤洶湧城類頽圯況附近居民不獲水利公私不便宜大啓水關或開丈餘水洞疏其淤堙殺

其衝激城可使無危也且水溢城中運河不梗而西南諸村亦可使無墊矣

○曹胤儒龍開河水利說

丹陽丹徒之交有埤城諸鎮西南抵山南北遶江幅員百餘里其地西北高東南下金牛等山九十三汊之水行其間別無河瀆又東南至九曲河遼矣故每歲夏秋間江水不入山水不洩埤城而上赤地一望埤城而下魚鼈行陸民甚

楚之今考有龍開河者午貫其間西北爲孩溪港東南爲新河口長曲將四十里也惟自孩溪港而南四五里許至紀灣崗有崗土二里許梗焉今開之利有四一曰鑿崗濬河則方百里之民旱潦胥濟二曰江中舟楫往來徑收孩溪港以達孟河可免外轉圖山飄劫之患三曰運河或阻繇孟河道此亦濟其不及四曰此崗未鑿則龍開河之水不迅不深山水注之不能容或

行地上居民築堤守焉堤左之人盜右堤右之人盜左或至兵刃開之可使俗睦但此河不可開之勢亦有六此河勘官須自孟河堡西北行始知開挑之利自小丹徒東行則不見其要領一也往年曾一濬治也紀灣岡下有翟姓者田一二伯畝乃占河身而得熟者乃密埋猪血于岡下官至開出詭稱龍脉不可傷遽已二也開此港官民航便焉丹徒丹陽諸處之民失利必爲阻執三也受水利之民皆貧乏戶官吏勘視漫無禮款況使費耶而阻水利若翟姓者反其出賄四也丹徒丹陽舊有河工銀兩冊籍內物也開此河卽用此銀便甚今阻之者多言錢糧無措而吏胥乾沒河工銀者唯欲開濬小河以塞責若開此河費大無羨多爲之說五也兵變時少而民受旱澇日多坐憂兵防守港之事而斃我百里之民利害必有能辨之者今人必曰

開此河則上下港門必須置戍當此減兵之時  
乃欲益兵不便六也又按紀灣岡乃上阜闊二  
里零八步高四五丈耳如曰爲力之艱也則向  
之開運河而鑿夾岡者何人耶今使得利之夫  
用力掘去彼亦欣然不半月通矣方百里寔民  
命關焉仁人所宜究心也

○韓浚嘉定縣境水利說

嘉定幅員不百里而塘浦陂池大者以數十計

次者以數百計小者以數千計複出多岐縱橫

紆直至不勝紀蓋古者治農之官疆理之密疏

鑿之勤猶可見也縣額設簿一員專董水利然

簿之于民旣未必疾痛相關而民之于簿亦未

必指臂相使徇名興役空文報成卽鏤冰畫脂

無殊矣故自昔長吏之賢者曾不以水利爲大

政額故有河夫銀三伯兩曾不當三軍之囊糒

餘更無可轉移勢不得不取給民力顧小民胼

賦以勤其事巨室拱手而享其成故役者常有  
不樂爲用之意嘗熟計其便每歲必以十月預  
發教于四境令民各以應濬工役列土然後躬  
自巡行度緩急而舉事量繁簡而鳩工衣食之  
源貧富賤貴所共也自非例得優免者宜倣他  
邑縉紳家貼役之意令出財佐之又必出舍河  
旁嚴立期會分別勤惰卽行法稍峻不得稱苛  
蓋令長身勞怨以慮其始而後佐貳無私事以  
掣其權上夙戒而視其成而後小民爭趨以致  
其力大較居此土者無一歲之定纔無百歲之  
計勢使然也語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在長  
民者加之意耳

○耿橘白茆港通塞說

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長八十里皆  
常熟境也凡太湖之水自無錫長洲而下者若  
蠡湖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逮崑山之傀儡蕩

巴城湖皆會于華蕩昆承湖尚湖繇白茆入海  
故白茆通則長洲無錫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  
湖底定白茆不通則常熟爲巨浸而長洲無錫  
諸水與崑山渺漫之一枝皆無所洩而太湖不  
定矣自昔以東江吳淞江婁江爲三江夫浙西  
一區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水咸以太湖爲壑  
太湖又以海爲壑而以三江爲門戶後東江廢  
引水紆迴非向猶藉白茆一線以分婁江之勢  
故白茆之通塞爲今日目前至急之務按白茆  
港長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二丈闊狹不等開深  
一丈二尺土一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四方夫  
三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八十工食銀九萬  
九千八百九十二兩此呂巡按光洵所考定非  
浪著于冊者然斯役也無論先代入我  
明亦經五舉若夏尚書原吉徐侍郎貫李尚書充嗣  
海都憲瑞林巡江御史應訓咸後先相繼董其

事而經費有煩簡之異享利有久暫之殊此其  
故何也有調夫旁郡二萬餘人者有大發近郡  
徒卒工費視前加倍者而海都憲之役計費四  
萬有奇未幾而旋淤說者謂海方注意吳淞而  
白茆委任稍疎林御史則費不過二萬五千而  
迄今白茆之蹟却有頌者馴至今日此港淤沙  
日積海變桑田自海口至墩頭三里間一帶陰  
沙或東或西恒無定勢其水深不過一二尺此  
爲塞漲之根自墩頭而西抵雉浦七十餘里淤  
疏相間大半淺狹矣淺者水不過一二尺狹者  
僅容一舸則宣洩奚賴詢諸父老萬曆七年林  
御史巡江實止濬中段四十五里自海口至橫  
塘二十一里自歸家橋至迎春門一十五里想  
未壅淤故不之濬若橫塘以東歸家橋以西往  
時旣爾深闊則中間四十五里之內豈如今日  
之淺狹又豈如今日之淺狹至七十里之遙哉

唯一旦淹塞無論邊港高區失灌溉之利遇旱如涸轍枯鮒不能望救西江卽常熟之南之東南之西南低窪萬頃東洩之道旣絕西來之水日瀦不必于大潦之年而稽天浩淼已在目中萬一商羊爲虐更有不忍言者故不特華蕩昆承尚湖難受瀦蓄蠡湖元和塘陽城傀儡巴城諸水俱不安位太湖汎溢吳中有莫救之禍而疏濬可置弗講耶

○唐鶴徵常州府全境河渠說

自古論河渠者有二利轉漕溉田而已吾郡雖云江湖澤國安能廢畚鍤程功見稱財賦奧區悉取辦田農拙業察其去來之性時其蓄洩之宜則兩者俱利苟爲不然則兩者俱病矣江南地勢雖若平衍然西北高而東南下自京口以至武林其高卑豈止尋丈計常鎮居西北上游災惟苦旱蘇松嘉等郡處東南下流災常苦潦



昔年夏忠靖公合四郡之力以疏吳淞江取其  
洩耳又合四郡之力以鑿孟瀆河蓋取其納焉  
水勢可槩觀矣自吾一郡言則武進江陰在北  
無錫宜興在南其旱潦疏濬又可推矣吾郡之  
水其流者莫長于江長則源流不竭其滙者莫  
大于震澤大則儲洩有餘況惟運道直貫其中  
或統其綱或職其緯殺獨盛之勢集衆趨之流  
實利多而害少者也吾郡所分攝一伯六十餘  
里所藉疏濬其實無幾倘能一濬而深可保百  
年無役何也岸堅而水多也奈何水曹賣富差  
貧編夫輒至槩縣且利在速成傍岸之泥必不  
盡去河底之淖何必甚深則屢疏而數壅不可  
知矣此以運言也若灌溉之利則兩涯得利人  
夫足以給之勤惰不齊則官司課督之而已丹  
陽呂城而下張店舖始入郡界爲武進治地十  
里至奔牛十五里至連江橋五里至新閘十里

至郡城西水門昔年漕河出入東西兩水門貫城而行官民之舟晝夜不息至嘉靖末倭亂江南難于防守始以城南舊濠爲運道旣而又築文成壩東始入運河故道去十里至丁堰十里至戚墅堰十里至橫林十里至五牧爲無錫治地與武進分界十里而洛社自郡城而下橫林洛社民居甚密河道稍窄棄灰游泥足墊塞道秋冬之間時有阻滯十里而潘葑十里而高橋十里而無錫其先無錫南城圯舟北貫縣而東行嘉靖末亦以備倭築城運道遂遠城之西而出其東南二十里而望亭與蘇之長洲分界矣此一伯六十里乃爲運河正道江南水鄉故多枝流張店舖至郡城枝流之大者北出者三枝南出者二枝其北出者一曰孟瀆河則自奔牛而分者北貫孟河城而出江凡三十里卽孟簡所鑿夏忠靖合四郡之力而濬之者也萬曆初

說者以京口漕至儀真逆流而上者六十里未  
爲安流欲于孟河對泰興而渡不知至此已關  
卽截流而渡亦六十里矣風波更險盜賊出沒  
無問白日其議乃絀然旱歲頗得其利令人守  
孟河閘潮至而啓潮平輒閉其流可以六十里  
至郡兩岸灌田不計其數一曰德勝新河則自  
連江橋而分者繇大河直達于江又分而爲剩  
銀河小河戲龍河小龍河白龍河昔皆通江今  
悉湮闕矣令其如孟瀆之閘未必不獲孟瀆之  
利無奈其渾濁之易壅也惟養濟河花塘港延  
壽河安寧河太平河東西如織皆通德勝新河  
于孟瀆或可因孟瀆以收江潮之利耳一曰北  
洞子河自新閘而分繇顏塘河北出澡港以達  
于江細流會之者甚多利大通濟亦附焉西河  
洞以東冗雜細流不足紀述惟自郡北出以通  
江陰與江陰支流相錯須合江陰言之俱別見

江陰其南出者一曰直瀆分于奔牛東三里又東分爲官瀆河又東分爲南洞子河蓋與北洞子河相對而分者也又東分爲海子口河官瀆先合于南洞子又合于海子口河西南行始與直瀆會于三溪口入鳴鳳鄉爲鳴鳳河又南行數十折入欽風鄉爲白鶴溪始雖分而爲四終合于一者也惟洞子河分流一枝東行至東戴而橫林出孫塘橋注南運河之徐湖滄其流雖微亦運河通南運河之一路也郡城西自古稱西蠡河卽南運河南出之最大且長者自所橋南出普濟橋十里而至陳渡橋六里而至游塘四里而至丫河十里而至萬塔十里而至塘洋十里而至寨橋十里而至鍾溪西蠡河至此實爲武進宜興分界鍾溪以南十里而柵頭七里而河橋三里而塘瀆十里而計亭五里而湛瀆五里而十里牌十里而宜興縣此宜興溧陽之

運道也故曰南運河南運河至丫河適與西瀉湖相直故其中一股出入于西瀉湖名蠡瀆港西股則循湖之西爲孟涇河西歷懷南欽風大名棲鸞尚宜五鄉九十里極湖之南而與金壇宜興分界其間枝流如下蕭垂虹邨邨下溪余澤平原孝感遺柯市奔張河諸河瀆雖長短小大不同要之皆直入西瀉湖者卽白鶴溪亦繇垂虹入湖矣然孟涇一河乃鄉人畏瀉湖之風波而鑿之者與河瀆之入湖無礙也自蠡瀆港分流遶湖之東南以至宜興皆南運河也瀉湖之東運河之西其間如白魚灣龍門港大洪港龍蕩港普安港楊柳港棟樹港湖瀆港唐瀆港莊瀆港馬塔港湛瀆亦長短小大不同要之皆直出西瀉湖者竊嘗聞形家言始知此有西瀉湖之故蓋以丹陽之水初不直下武進繇七里橋入荆城港至金壇會洮湖又會武進西鄉入

湖之水不得不注于西瀾湖以入震澤故不特大勢向東南其散流曲港非折而東卽折而南其去郡城已十六七里無不自郡城之西遶郡城之南而東出者未至丫湖五里有沙自東來名曰徐湖尖蓋徐湖滄中之沙也分南運河而爲二一股仍爲南運河一股繇徐湖橋而東繇浮蕩降子豐城三橋入採菱港出安定橋以合于運河又繇社橋分一枝達之上店河曰長溝此南運河東流之第一枝也其一青龍河自萬塔河合三渦溪至查冠橋入青龍河至老鴉浜亦北合採菱港其一順龍河舊名柘塘河自塘洋港引入延袤五十里亦通走馬塘老鴉浜走馬塘皆採菱港之南流也大抵採菱港爲郡東運河初南出之枝直南而行雖其枝流不一稱名不同要之直通新塘下埠而入于震澤者故西來諸水未有舍之而取他道以入湖者矧自

此而東曰戚墅港絲虞橋洛陽戴埭以至華渡  
節節與採菱港諸河會再東則絲飲馬河入南  
非陽湖節節與戚墅港諸河會亦至下埠入震  
澤再東則爲無錫界矣南運河未至鍾溪五里  
曰老鸛嘴過鍾溪五里曰官才瀆其入口雖相  
去十里均之皆合于曹橋運村而東行以入華  
渡百瀆者過此而塘瀆一枝則出計山之北其  
流甚微絲官渡橋南入陽山滄湛瀆一枝則出  
計山之南其流甚大絲下埭滄南入陽山滄竝  
出竹山以入震澤者也蓋宜興兩脇皆水西曰  
西沈東曰東沈水以沈名以其長九里也西沈  
凡三合二十七里東沈凡二則一十八里悉從  
西北趨歸東南入湖蓋荆溪本係江南最下之  
地故銀注未築之先長江之水不盡趨其下流  
而采石引宜歛九陽之水徑趨宜興故宜興十  
年而九潦濬百瀆以歸震澤濬三江以瀉百瀆

單鍔之議所以汲汲也東壩旣築上流之灌雖少紓而金壇溧陽之水猶集卑窪之形勢則固在也兩汎之風波則固在也西汎南北必繇西汎以入縣多苦覆溺成化間宜興知縣袁道自五洞橋至土圩鑿河凡五十里名曰後袁河蓋對漢之袁圯而竝稱之者西汎以南之民可無涉汎矣自萬曆初水利御史林應訓再開汎北之內河繇城塘橋以東蕭家浜過鎮塘南塘二橋槿村程墅常富抵張思橋福德橋凡三十里入南運河以便溧陽之運而汎北之民可無涉汎矣東汎之長減西汎三之一廣減二之一故嘉靖間知縣馮惟訥常濬通澤河西接荆溪東連震澤而東汎之險可避然西鄙之水必盡入東汎而後可以出震澤縣東南五十里有定跨烏溪蘭後三港似爲宜興下震澤正路湖汶南來之水與溧陽洮滬西來之水適會于此蓮花



蕩之汪洋渟泓足以容蓄乃以湖盜之縱橫湖  
商之逃稅遂從而閉之北行二十里東出一枝  
曰橫塘傍震澤而行循橫塘以東過陳橋周鐵  
下洙至下埠港相去九十餘里皆有瀆入震澤  
往有百瀆今僅七十餘瀆蓋上游之來水既緩  
則下流之疏濬自怠恐將來更多壅塞矣然如  
陳橋周鐵下洙一帶水勢甚大不易闕耳竊嘗  
計之武進下無錫之水僅可十三諸港下震澤  
之水當十七宜興下震澤之水十六繇武進下  
震澤之水亦十四則知宜興之獨爲低下矣武  
進與江陰相錯之河首曰通江河蓋至通江河  
則西河洞臥龍橋所橋諸小水俱會矣直東而  
行爲武進入江陰通渠曰綱頭河郡志謂其延  
袤六十五里恰盡武進入江陰界矣乃地圖又  
稱爲北順塘河豈一河而後先異名耶其南分  
運河而通綱頭者三一日平塘港自水平橋至

倉頭入綱頭河一曰丁塘港自丁堰至洋頭橋  
入綱頭河一曰戚墅港自戚墅堰至三山港截  
綱頭河而入江三河惟此爲最長合衆流爲最  
多者也綱頭河北出通江者有七其一自倉頭  
河分枝出龍窟港北流入依仁鄉曰澡港自蔣  
林橋分派至錢家橋仍合本河曰利大河自下  
象橋分派至小劉橋仍合本河曰通濟河其一  
未至鄭陸橋三里北出一枝曰王汀分而爲二  
一出王汀一出桃花港通江陰立埭河五里入  
江其一自楊頭鄭陸居涇口直東北行三十里  
入江曰利港其一自鄭陸北出曰蘆埠港二十  
五里入江其一自後塘橋東北入江曰申港流  
度港南來接之東北入江一自三山石堰東北  
入江曰新溝一自東姑出一枝北行爲九曲河  
又自聖堂橋分一枝至麻皮橋與九曲河會而  
北出江陰大君橋曰舜河東出則繇孫公橋會

三山港出江陰虞門橋曰龍溝河其北通綱頭  
河分派而南者六一自白洋橋東曰百丈河一  
自後塘橋東曰興龍河一自三河橋東曰陳湖  
港又東曰夾涇一自周濟橋東曰王家港皆不  
能南通運河也一日經河在繇里山西南自石  
撞引五瀉堰過青暘北至山塘河口接夏港一  
曰塌水港西南自楊淮口而東北出月城北以  
達于經河一日崇溝在秦望山陰又名北山塘

河自三山石堰東行二十里達夏港一日新涇  
岑村西南三里繇崇溝合夏港以達于江一日  
漕港自四河口分流而行折而北二十里出山  
塘河西口達于石堰武進北界盡矣大都諸流  
皆合之爲江陰運道者也江陰運河在縣治南  
北引大江入黃田港橫貫縣城南行截蔡涇峯  
村青暘七十五里達五瀉河出無錫之高橋與  
運河合其南出之枝一自青暘出武進之橫林

一自楊岐河出石撞通無錫之洛社皆先與運河合此地皆昔年之芙蓉湖今皆成田矣江陰運河以東之水莫大于橫河自回塘堰接黃田港出東水關橫亘東北境七十里入常熟界次之爲長河卽應天河也于縣城分橫河南流折而東西北至磨盤墩通黃田港東南至北角接清水塘入常熟界其永安河觀莊河清溪河皆東入蠡湖以備旱澇又皆自西而東通長河于橫河者也長壽河在時山東南分長河之枝至時山西復分爲二北一枝繇馮涇馬涇入斜涇以合于九里河南一枝繇流黃入楊岐河又飲馬鎮河繇界涇通高陸堰倪塘河則繇清塘而東南至顧山入無錫界泰清直塘馮塘湯村皆長河之分枝也無錫于運河之南則接武進界曰雙牌東引運河至神護鄉入陽湖港于運河北則接江陰界曰墓塘港在縣北與道鄉自咸

塘西爲鄒祁河至興寧界口名墓塘尖爲墓塘  
港行二里許與西瓜瀆會接江陰界雙牌之東  
曰直湖港在青城鄉東引運河西北入直湖又  
東曰雙河引運河過錢橋越布政鄉貫直湖港  
南下震澤無錫繇郡城至宜興水道二百餘里  
自雙河取道華渡百四十里可至宜興矣蓋二  
縣皆在郡南故也自雙牌以下四港相去不遠  
故或會于陽湖或會于直湖皆繇慧山之西以  
入震澤者慧山之泉聚爲梁溪北入運河繞慧  
山自開原數里過仙女墩折而西南行分而爲  
二東曰大渲滄西曰小渲滄中隔平壤相去五  
里許南行十餘里會于清新滄稍南爲長廣溪  
長三十里廣里許受陽明開化諸山之水北合  
五里湖南合洪丘滄併清新滄則赤城溪新安  
溪唐于滄無不會矣而後入于震澤蠡湖凡八  
十五里則爲孟瀆亦謂之蠡瀆東接運河西合

梁墓涇南行十餘里至蠡湖南入赤城溪自蠡口分流而行已入唐于滄矣況東葑瀆在縣西二十里已引運河西入蠡瀆乎則是錫邑之水南下蘇州者不能三分之一而西趨震澤者十分之七矣去城北二里有閘口河舊從五瀉口來宣德間始鑿之繇顧城南至蔡家渡分而爲二其一循城而東越景雲至梅李鄉而入于百瀆其一東流越膠山鄉而與宅仁鄉新河北接江陰俗謂之南北興塘河無錫之水自邑東而延于西南莫長于此者幾繞四境而遍之矣又徐察之宅仁與張涇一帶乃無錫所稱高阜水無逆上之理非興塘東受江陰之流而入南興塘者人自邑出適據其中故以分而爲二不知其高下必有分矣其咸塘嚴埭張塘大都在縣東北盤旋分合于興寧天授間而接江陰之流者爲多鴨城河在縣城東梅李鄉分自運河至

景雲出江陂橋越梅李上福至延祥而止在景  
雲者爲王莊橋河江陂河在梅李者爲新塘河  
爲鴨城在上福者爲信義瀆爲杜家河亦名太  
平橋河至延祥鄉蓄爲謝蕩引流至甘露分而  
爲二過濠橋一繇月河皆東至濠湖卽俗所稱  
鵝肫蕩也其破塘潭塘斷塘橫塘皆在縣之東  
破塘則自鴨城分流越泰伯而入蠡湖潭塘則  
自鴨城分流北行爲劉家河截興塘新河接斷  
塘則太平之別脉南至延祥入于濠湖橫塘則  
信義瀆之旁注於北者東貫走馬塘爲芙蓉塘  
河至懷仁鄉爲盛塘河入常熟界大都天下之  
物恒爭于其所不足而棄于其所有餘洛社以  
北疏濬竭人力而不敢告勞洛社以南則運河  
未嘗告澀有餘不足之明驗也十里之間水之  
有餘不足頓異豈無錫受江陰之流獨多邪抑  
無錫之低下幾與震澤平耶不獨橫浦獨山豆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塘諸門與湖灌輸而開原富安新安開化揚明  
歷五鄉九十五里處處與湖通而水反有餘非  
以其平故耶昔人以邊江諸閘爲瀉內地之水  
昔姚文灝獨以爲納江洋之流或未覩潮汐之  
故高下之形者也江南之高下原不相懸江潮  
之來至以尋丈數日不雨深流或至膠舟浹旬  
而霖平原苦于沉竈則知內地旱江潮必能遠  
入內地潦則諸港必能速瀉雖震澤主于滙亦  
能內灌以濟旱況于江乎西風可以決湖水而  
東流東風可以決湖水而西注況水之有旱潦  
乎察此可以知蓄洩矣乃者南運河之淺議起  
武宜兩縣之夫一十八萬以濬之具呈撫按已  
有定議人心皇皇如納陷穽知府劉廣生察其  
故仍用築壩岸水之法以灌之夫不千人役不  
再旬運舟宴然過于枕席之上而民弗知矣

○唐鶴徵武進縣河渠說



武進北瀕大江南介滬湖東偏震澤而中以漕渠一帶西受京口雲陽諸水遶郡城而東注之其所蓄洩吐納不惟

國家漕計特重諸郡旱潦實係之此各支河之通塞啓閉不可不講也考邑地形西北高東南下高田苦無水利在蓄之使合多爲陂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苦多水利在導之使分多爲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于內本縣

高鄉陂塘溝渠不下千數低鄉圩堰數亦相當誠使陂塘時濬深闊小旱足供車挽小有霖潦亦足蓄貯上水旣畱下水自少故論一邑之水利者當以治西北爲先而論東南之水患者尤當以治西北爲要也

○唐鶴徵無錫縣河渠說

無錫河以千百數惟梁溪爲大梁溪之外爲溪者以十數惟長廣溪爲大運河之水自京口建

瓴而下兩溪受之以注太湖湖水演漾饒蒲葦  
羸蛤之屬民芟牧其中以爲利或築爲田異時  
兩陽湖滙爲巨浸芙蓉五步皆湖也今湖旁皆  
有葑田湖流甚微而芙蓉則已圍而爲圩矣萬  
曆間官出水衡錢募夫築隄塞茭塞罅而下竹  
以爲楗最爲鞏固其隄面闊丈有咫基倍之多  
置閘堰于上閘以啓閉而堰用置車其車有用  
牛者用帆者牛一日灌百畦帆則隨其風之所

向而設機轉之澇則導圩之水而注之河旱則  
引河之水而灌之田歲卽大稔此地獨熟畝可  
入三鍾厥田上上而厥賦下下民所以有攤稅  
之議也考邑東南諸鄉最爲汙下宜略倣芙蓉  
之法厚築隄防而隄之外雜樹荏葦蒹葭以爲  
隄衛西北諸鄉稍高昂則多爲渠塘陂池以厚  
蓄其水而備車挽淤者濬之淺者深之有田而  
無塘者鑿之通其源于大河而輸其委于溝洫

湖卽在數十里外而業已濬之使出亦可引之  
使入獨不能藉其升斗之潤以助雨澤之所不  
及乎至于運河兩岸南派屈從諸港以注之湖  
北派屈從諸港以達之江而洛社橋跨運河之  
上爲漕渠之孔道其地稍昂河流易壅商艘滿  
載而來者至此率多起剝市民習剝淺之利多  
置小舸以爲奇貨或有意擲磚石以阻其流船  
或稍壞小舸蟻附爭爲起剝主者勢旁午不及  
周顧則駕之他竄矣謂宜乘水涸之月一大濬  
治嚴其磚石之禁驛路之坍塌者橋梁之地壞  
者以時增築使民不患于涉而田亦藉之爲衛  
此職水衡者所當加意也若夫城市之河市民  
資以謀生而鄉民繇之輸稅往時積漸淤塞箭  
河凡九業已湮其八今所存者唯弓河之一綫  
設今不治則寘河之碑將遂爲山巔之石其無  
等居民之泥沙爲精衛之填也而忽之哉今冉

涇里第三箭河業已開通乘此將已湮之河盡  
行濬鑿俾皆可通舟亦一便也但所濬之泥仍  
寘之河濱闊則民占以爲基狹則土復歸于河  
量責得利之戶載土填岸補其坍塌則河以濬  
而通岸得土而固鄉城兩受其利矣

○唐鶴徵江陰縣河渠說

江陰則運河自邑南迎無錫五瀉河之水過青  
陽鎮茶市而會于九里河從九里河屈曲而北  
抵朝宗門南水關入城北行過杜橋聖母橋周  
橋堰橋又從華橋折而西過安利橋坊橋而至  
虹橋水分二派一派北經城隍廟之旁而東遶  
于廣福寺萬壽山之後一派西南行過文亨橋  
者遶學之後過鴻漸橋者環學之前而總會于  
善政橋折而北通倉河以出北水關繇黃田港  
以入江城外之河循城東西互相迴轉俗謂轉  
河卽城濠也轉河之外邑東之河縱橫旁午相

錯如織而橫河長河實相經緯橫河從縣市東  
堰北貫黃田港出春暉門東流令節港而橫亘  
于邑之東北長河從南門運河支流繇東望橋  
屺山橋東南至北角出清水塘此兩河者諸河  
入江此爲之輸諸河出口此爲之導蓋所謂河  
之咽喉也自九里河南至蔡涇閘水分爲三日  
三河口東派繇蕭其橋高岸橋抵常熟界西派  
繇秦望山茶岐山抵武進綱頭河中派卽前出  
青暘鎮之運河其從邑東之港而入江者黃山  
港石牌港東西雷港蔡港范港令節諸港其從  
邑西之港而入江者夏港流皮港申港蘆埠港  
利港五斗桃花諸港其南通者無錫爲轉水河  
高六堰五瀉堰洛社河武進爲水碓河丁堰河  
陳墅河黃汀堰此數處皆分運河之支流以入  
于江陰而要其所入之路卽爲所出之路也總  
之江陰之水皆以江爲壑而江潮之漲則有時

貫入于諸河姚文灝論之詳矣故其水有二非  
自黃田港流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南則太  
湖梁溪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而  
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于武進之  
運河自黃汀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夫水  
之來也有所受而後水能爲利其溢也有所泄  
而後水不爲害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爲溝港  
涇者十三曰鮒魚港趙婆港白沙港石牌港石  
頭港西雷溝東雷溝蔡港私港范港谷瀆港令  
節港界涇惟谷瀆港蔡港石頭港爲大其港身  
袤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裏南通應天  
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化城白鹿五鄉資溉民  
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不治則有旱患其在西也  
爲河港者九曰夏港流皮港新溝河申港蘆埠  
港利港立埭港五斗港桃花港惟申港蘆埠港  
利港爲大其港身袤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

綱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  
田多賴爲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  
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十六里隸來春沿秦望  
山下通南山塘河河闊水溢山水迸發田沒無  
救旱時田岸瀉鹵朝岸暮竭用力多而見功少  
則水旱均足患矣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半  
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受其害其在西南則  
青暘一鄉有前渟塘九頃圩後渟塘三尖圩謝  
莊村等處最爲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塌水港河  
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壤沃肥種秔  
稻歲入畝可一鍾旱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爲東  
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昂湯村東  
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清溪太清長壽直塘諸  
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涇河約袤十里界  
蕭岐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狹小西通經  
河東通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又水旱俱患

者也傍有黃天宕地形下土性疎惡水至瀰漫其害尤劇凡高昂者利江潮之灌注凡低窪者苦湖水之泛溢江潮繇諸港以入而衆河爲之接引湖水繇諸港以出而衆河爲之受瀉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輩鑿河穿渠縱橫曲直灌注輻輳各有條理故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泄暴水築田圍所以防潦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沿江去處間嘗設閘而力不能守終至于廢又懼勞民數年而不一濬棄河爲榛莽夫有河而不能濬者過不能濬河而并棄其河抑又過今宜考潮沙壅積之處次第疏濬之如某河某港淺淤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導河夫銀兩不得別項支用畫以一定之數立爲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



近便得利人民利其灌溉相率開濬雖勞而不  
以爲疲矣

○唐鶴徵宜興縣河渠說

宜興之水西接溧陽西北接金壇及洮滂二湖  
諸水繇西溪以入縣境下注東溪分流于百瀆  
以達具區而入江入海愚按水利之在一邑恆  
與邑之形勢時之雨暘相爲倚伏顧所以經理  
之者不必循習舊聞務爲迂遠惟在因其原隰

之高下權其事宜之緩急相時度力而爲之則  
民易使而事可舉功易集而效可臻宜興境土  
右高而左下西鄉居其上游且河之經流不甚  
浩大而支流又多淤澀遇久雨則山水橫流遲  
洩而易盈禾輒滄沒遇久旱則河流縮隘直洩  
而易涸禾輒枯槁東鄉雖居其下而瀕臨太湖  
歲潦則有百瀆以分洩歲旱則可沿流以車戽  
爲患頗殺于西鄉此特論其常耳設夏秋淫雨

則諸山洪水驟發如發于張渚等山則水患在  
西發于湖沒等山則水患在東此又不可以執  
一論也茲欲圖久安計但當于高阜之所及時  
令民疏濬河道若河道不通土壤廣博者則穿  
爲深塘蓄水備旱大約每田二十畝內穿塘二  
畝其所折田二畝分派于十八畝之中每畝各  
受實田九分仍令不失二十畝之額其低下之  
所多是圩田在東鄉則圩之大者不過百畝小  
者僅數十畝只須令民歲加修築塍岸固完縱  
暴雨浸溢而禾苗亦可併力岸救若西鄉圩田  
其最廣博者動經數千畝縱塍岸延亘堅完然  
積漲瀾流難施車戽則當令民多穿溝洫或如  
高田深塘之制各從其便團爲埂塍任其折田  
多寡界作小圩如東鄉款段俾民易于分力車  
戽其所折田額亦如前法補之凡此之役鋤鋤  
畚鍤丁夫口食不必仰給于官而百姓可以出

已之力稔已之田捐目前之小貲獲永遠之大利夫誰曰不可但無以作率之則終于因循難于慮始今若專委良水衡視民事如已事每乘農隙親履其地召集父老田工商確利害經度規畫一切聽其便宜從事雖于大家巨室不得少徇計畝出力計程立期處置公平將人人樂赴誠所謂因民利而利之而上不費擇可勞而勞之而下不怨也審如是則何功不就何利不利之大略云

○萬任嘉定縣開河說

嘉定濱海而治吳淞江在境南婁江在境北洩太湖瀦蓄全賴此二江蓋蘇松常爲東南諸郡之壑而嘉定又蘇松常之壑也水利關要固不待言卽以一邑河港而論四境皆沙土性下漏不宜種稻其中可水耕者僅什一然苦海潮渾

濁泥沙易淤昔人云一潮往來沙積一筭無怪乎嘉之水道一歲開而三歲壅嘉不產穀通邑食口盡仰給於外境之粟商販三日不至則百萬生靈嗷嗷枵腹則河可不開乎開河良法安在士民爲言開河不難但有四患一曰胥史爲梗天河港當開上官必待小民呈請旣准行矣而該房之常規不到百計延捺河不卽開二曰女官塞責縣事如麻長令不能日日躬履河上而治水乃簿職耳勢不得不坐委旣委曷能保其必廉慎倘一有染指則監督徇情開猶弗開矣三曰隔扇調開如以一都之塘長開十都之河以十都之塘長開二都之河其開而善也已不蒙其利開而不善已不罹其害誰肯盡心力爲他人效胼胝且近工易成遠工難就數十里擔米負薪趨役倘遇風雨坐食四五日則薪米竭而輒返一往一還廢時失事河工終不成四

曰塘長權輕塘長者修濬之綱領也權輕則人不聽其呼召年來更因大户多避役每以小户充之小户焉能起大户之夫故爲塘長者往往破家而河工不就今欲除四患則宜分河爲三等遠于海者難淤則十年一開在遠近之際者淤不在難易之間則五年一開密邇於海者其淤甚速則三年一開萬不容緩將此三等河形繪圖公堂後壁註定開濬年分於河旁至期按圖而開左右不得關其口則胥史之弊革凡開一河無論遠近縣令必十日一巡河上計勤惰不賞罰則水衙之弊革縣中大河如鹽鐵東西練祁南北橫瀝當以合縣人夫協開餘則以本扇得利人夫開本扇得利河道斯利害切膚自絕掩飾罔上之計而塘長必僉大户公忠勤幹庶幾壓服衆心河夫有所畏憚仍嚴禁賣夫浮派之積弊何曰賣夫浮派塘長受賄賂則究法

濫免當賦五夫者止賦二賦三當賦三夫者止  
賦一賦二於是人少工多不容不浮派乎貧人  
當開一丈者暗加五六尺人心不甘益陂塘長  
雖強事畚鍤不過苟且塞責此水政之大病也  
吾且著爲是說昭示大公以壹民志於修濬似  
有裨乎若夫開江事宜諸上臺與各守令竝有  
碩畫不待余之鯁鯁過慮矣

